

時代漫畫
18
六月號

實用美術
圖案畫函授科

本函授科由張光宇先生負責指導

招收學員

●立身社會，須有眞才實學，才能應付！
●國家正需用建設人材，你有何準備？
●衣食住行乃日常生活之要素，當施以美的教養，使人人能享受美的快樂！
●無論行政辦學，興工營商，需要圖案式的規劃，美的方法來整理之！
●家庭之間，需用美的設備，使園庭佈置，室內裝璜，都有充分的常識！
●無論男女老幼，都應當有一點美的智識，實用圖案尤為切身之學問！
●辦工廠出品精美，使貨物暢銷；開商店廣告宣傳得力，也足以使營業發達，在都需用實用美術圖案的幫助！
●商店的店夥與學徒，能懂得一點實用美術，當然得到老闆與經理先生們的歡喜！
●做教員的也應當盡量灌輸一點實用美術的智識給學生，以造就學生將來在社會上奮鬥的基礎！
●做主婦的懂得一點美術圖案，能夠自出心裁裝飾家庭，也是替丈夫節省經濟的一法，一方面教養子女，啓發童年的智慧，滋助學業的長成！
●建築師，工程師，圖書編輯，舞臺與電影置景師等，都不可不熟悉美術圖案的門徑的！

欲解決以上一切難題，請加入實用美術圖案畫函授科，可迅速地成全你的願望

講義・範本 本社特輯極精細之講義與範本，介紹實用美術上之切要學識，使學者一目瞭然，迅速即完全領悟，其內容有「實用美術初步工作」「實用美術與物體之描寫」「裝飾圖案」「配色法」「廣告畫」「圖案字」「書報圖案」「家具裝飾」「工程建築」等門類！

學期 以一年為畢業，俾收速成之實效！

入學 不論男女，不限年齡不論職業。

學費 全部學費祇收二十元，此外範本費洋三元講義費洋二元郵費洋二元共計二十七元茲因便利學者付款起見特訂(甲)(乙)(丙)(丁)四種辦法如下：

(甲)入學時一次繳足廿四元。

(乙)入學時付一次，六個月再付一次。每次付十二元半。

(丙)入學時付一次，以後每三個月付一次。每次六元半。

(丁)入學時付一次，以後每月付一次。每次付二元二角半。

授課 共授一百課，每星期發二課。

隨時報名 隨時入學

函索詳章 附郵五分







上海福州路三百號 電話九二〇三一號

中國報紙，快要做沒字碑了，但我相信全國人一樣可以了解。

——轉載天津大公報短評「不着一字」的一句——

時代述評



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在日啓程來華時，發表談話如次：『華北事體甚爲遺憾，想華方當能諒解日本態度，速予以解決。擴大停戰協定一項，雖有耳聞，但無其事，停戰協定區域之伸縮，並非簡單性質。……外部與軍部意見不一致之事，絕對無有。日本之對華方針，業已決定。中日兩國應共同擔任東亞和平。如能着眼及此，則前途一切自可判明……』云。（平之摘錄五日大公報）

●

平何委員長當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偕日武官高橋往訪時，口頭表示關於天津胡（恩溥）白（逾桓）兩報社長被暗殺事件，以事發生於租界，我政府無從知其詳情，但因租界毗連天津市，已嚴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天津市政府協同緝兇。至孫永勤匪部問題，當其竄擾遵化遷安附近時，軍分會即令河北省政府令警團協同圍剿，業已將其消滅。至謂曾受遵化縣接濟一層，已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嚴查，如果查有實據，自當照律懲處。最後何並謂，中日親善提攜，爲我中央既定之根本方針，個人自當遵照此方針努力進行，過去如有注意不週之處，亦當加以改善，務使中日國交日益親密接近云。（平之又錄五日大公報）

●

最近游日來華觀光的美國派拉蒙製片商的代表及『星期六晚報』記者Mc Envoy君對人說：『中國人的英語比我們美國人都講得好！』此語譃而又虐，但中國教育家對此並無反響。（洋）

●

在上海法國公益慈善會贈書的典禮會中，李石曾致詞中有云：『我們識法國文字的人，常稱道法國的文化，未免有帶着有色眼鏡的嫌疑。』後來李致法文譯詞時，把這幾句話刪去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教授在散會後向李握手道賀：『你的法文講得非常好。』（藤）

●

八日上海新聞報載北平電：平塘間北寧沿線，向設日軍用電話專線，前因暴風雨損壞數處。當此河北風雲中，日方疑有別情，曾由酒井向我提質問。經解釋後誤會已消，日方已派工將線修復云。無怪交涉之多！（獸）

●

六月九日新聞報載新園林栽獨鶴批評時事的『鬼弄人的故事』談話一則，其結論爲：『鬼不怕人。人反怕鬼，鬼不避人，人反避鬼，這眞是「時衰鬼弄人」，再三逼迫，到此地步，試問做人的將何以自處？』此等算是筆法犀利，一定也因中了鬼迷而犀利。想必這就是代表輿論指導社會的言論吧！上海記者智識修養的程度如此，天天見鬼，無怪日有所喜而又日有所懼！（冷）

●

上海鼎娃錢莊倒閉，其經理楊松年宣稱『二十年心血爲之痛哭流涕』。債權團代表斥之，因其中不少一生積蓄盡被倒進者，致生活無着，認楊松年之痛哭爲與事無裨。（九）

調查員（在路旁向淄川煤礦遇難工人之家屬）：死難底是你的什麼人？

老人：是我最後的一個兒子呀！

調查員：那麼你打算怎樣辦呢？

老人：當然希望還我一個兒子好了。

曾少飛作

●

據報載川省達縣，雖經省府規定從三月一日起各軍餉糈概由善後督辦署統籌撥給，而邊防軍仍在三月內擅自預征糧款催收尤急，一般團甲人員倚賴軍人催科以逞淫威，糧民則飽受拘押吊拷之苦。及至省府調任之縣局兩長到任，遵照規定應開征二十四年上季糧稅，但邊防軍違令搜征之新糧，已括去三萬餘元，重疊納稅，已貧累益重。此固非力求整頓吏治者之初料所及焉。（點）

●

陳濟棠姪女逝世出喪，殯儀之盛長達數里，大街交通斷絕多時，觀者極衆，爲粵陳替母卜葬於芙蓉嶂頂（前洪秀全祖墳）後的第二件哄動社會之事，確信百粵已改風氣矣。（懷古）

●

上海社會局長吳醒亞發表社會問題談話，認自殺思想，其破壞力之大蓋十百倍於共匪。（靈）

啞國歷險記

履箴

硯兄周構遊學東瀛十年，此次歸來，又搜藏得有「烏皇溥儀陛下」的乾揆一薄片，持以示我，稀世之品也。因而我日夕責備自己，爲什麼不學上進，不往外國逛逛，或鍍金或鍍銀而歸，誇耀鄉黨，揚名顯親？這種觀念日益尖銳化，使我愁煩不堪，我之責己也不爲不苛了！於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啞國歷險僅其一耳。

話說：有天我在街頭閒蕩，偶然看見一條六零六九一四號碼的愛國獎券，便花去國幣一大羅把它買下。翌日搖獎，果中頭彩，我快活得像在十年前中國軍隊打敗日軍生擒白川時一樣哭笑皆非。忽忽十日過去，領得雪白鏗鏘的大羅五萬元，足足叫了四十八名挑夫，又有中西包探，白黃巡捕沿途護送，如喪考妣，幸得整數運回家中，我那失業已久的糟糠之夫，一見之下，頓時昏絕，後經起碼十六塊八角纔肯出診的起死回生的時代華陀一劑藥醫好，不在話下外，老娘便轉託遐邇馳名的 Thomas Cook 旅行社辦理週游世界的手續。出航那天，我按時乘坐防彈汽車，前後羅宋山東保鑣，如押解死刑囚的蘇三嘸啥分別一樣，開到輪埠。歡送的親友幾無立錐之地，較曩年梅蝶游俄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大家都涕淚漣漣，以示生離死別。

舟行數十日經血海汗海而抵啞國。入港時看見中國袖珍艦十艘，航空母艦三艘，魚雷艦十五艘，旗艦兩艘駐泊海中，國旗高張，軍樂抑揚，愛國之心從此油然而生。船既下碇，方易小艇登陸，祇見中國海軍陸戰隊佈滿小巷，放哨通衢，心中不免驚奇。你想，中國素來是主張精神文明，而保持不抵抗主義式的外交的，何得有此帝國主義的行爲。及抵中國大使館，拜訪舍親賈公德任（賈公爲上海盲啞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學貫中西，Yes, no, no! 以及之乎者也無不精通，是五四運動時的『存文』『讀經』健將，唸得一口頂關好的蘇州腔的阿彌陀佛，傳聞係我國第一流的外交家，據說在啞國中有口皆碑。）方知有啞國浪人，無緣無故把某僑胞的小花狗一匹槍斃了，這還了得。嗚呼！尙饗。此事當然非常嚴重，緣於我們中國有句古話：『打狗如欺主。』照這句面子主義的天經地義解釋起來，啞國浪人打死華狗，就是欺侮華僑，欺侮華僑就是——不必說了。當時賈公非常奮慨地對我說：『我們中華民國雖將來祇剩一兵一彈，也要和啞國對拚而至於××的。』久之我興盡謙辭而歸逆旅。

翌日在朝陽的薰沐中我醒了過來，祇聽得窗外呱哪呱哪和磯哩咕嚕的無線電播音聲，細聆之，其樂調又很像魏榮波先生的『梅花接老爺』和中國禪院所唱『南無觀十音，阿彌陀佛』等口號相類似。我不免歎了一聲：『這些啞國人士眞是無聊。』翻過身來，我把當日的『啞國朝刊』展開一看，不好了！上面用特號字刊着：『中國女革命家王履箴到啞』又用頭號字刊着：『華夏民族的文藝花朵。帶來言論自由的福音。』我不禁喟然而嘆：『爲什麼啞國的新聞記者們專門捧女人，爲什麼他們要稱我爲「中國的科崙泰爾」？卑鄙！卑鄙！三千萬個卑鄙！』於是我便悶悶不樂地跑到街頭上去觀光，祇見擠來擠去的男人，都修眉毛，敷粉，塗口紅，盡穿着二九三七年式的漂亮西裝，至於女人更是些亡國的妖精，把頭髮燙得像獅子狗，而那兩隻祇可玩賞而不餵小兒的大奶奶搖搖擺擺地也在胸部上示威，東偏西拐的兩瓣屁股又專門招謠撞騙。啞國人之弄得如此田地，皆不實踐華夏文明之咎耳。

先是正午剛報，信步返旅舍就飡時，得啞國言論自由會邀請講演，並附有中國名人的介紹函件多通，故於萬家燈火中，便僱 Taxi 一輛赴會。入場，我看見慕名而來的聽衆，眞是滿坑滿谷，一共有十三人之多。他們的面貌都無老邁龍鍾的樣子，個個却留得有長鬍鬚，據說啞國人士最推重的就是少年老誠的人。所以有如此的現象照我看來，我們女性都討厭男性蓄鬚，其理由當然不必細講。主席的確是個老老頭，連他利用留聲機講幾句介紹辭也都庸俗不堪。我隨着一陣掌聲，便登台演講，我說：『諸位啞國同胞！你們貴國各地的牆頭上不是都大書而特書着言論自由的標語嗎？你們的幸福都在牆壁上。爲什麼還要爭言論自由呢？豈不是多事，況且你們又老又啞……』正講到這裏，外面的賣報童叫道『中國上海的寧波實業銀行倒閉了！』我一想到自己的錢都存在那兒，便從夢中驚醒過來。遂泚筆書此，以騙稿費。

鄒志：前人植樹，後人乘涼。

金樹延作

得利圖

曾少飛作

甲魚：老哥！不說已經漏股的耗費的，到底淨到手的又有若干萬呢？

乙魚：還容說嗎！大家彼此彼此，何必管他媽的混賬呢！

說「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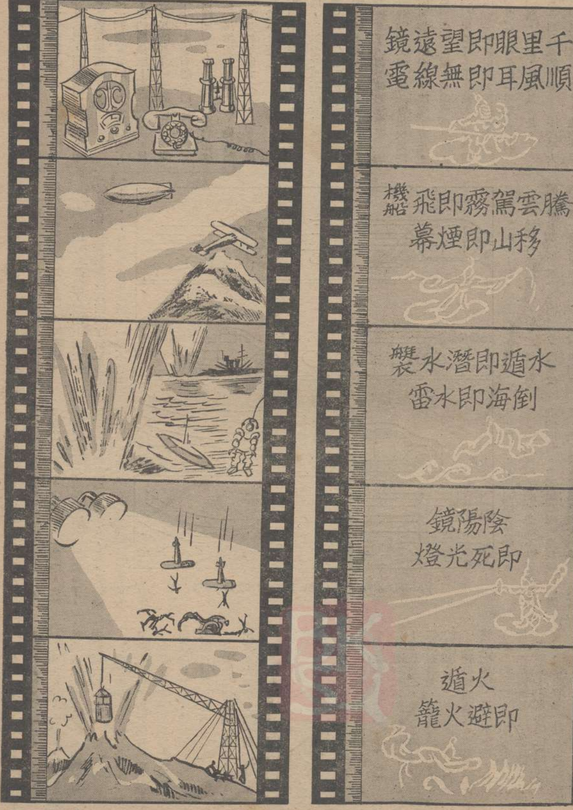
劉碩甫

我們的國粹醫書上說，清氣不升，濁氣不降，凝於肺胃，是爲痰。又曰痰爲五臟之濁，是痰之爲體中廢物也，彰彰明甚。西醫謂痰爲外分泌之一種，在常識上，凡食物不化則生痰，總而言之，痰之爲痰，實係一種牛結固結，牽絲絆籐，無益於己，而又害人，等於屎，屎，屁一流的東西，容之於胃，小則舉動帶有痰氣，大則痰迷心竅，中風痰厥，甚至成爲瘋痰，如章某某之流，證之痰多爲害之說，其理甚明。當其梗於喉也，勢必吐之爲快，吐痰之法，幼時受諸長上之訓，謂必先用力一哼，痰乃如唱戲之腦後折筋式，由肺管而升於喉頭，再繼之以一噶，於是痰乃聚於口腔，試問此哼哈之後，誰願將此黏膩膩的東西，從新嚥下，於是乎則吐之尙矣。經此一哼二噶三吐之手續，痰乃如箭離弦，又如周公之吐哺，文王之吐兔，當斯時也，倘如承之以巾，則巾之爲用，儘有其道，何必揣摩西人，假裝大方，若承之以紙，則紙固可以拭穢，惟今有人焉，將吐痰矣，從身上掏出粗紙一疊，狀若如廁，或也向人乞片楮曰，我將承吾痰也，人未有不驚詫駭走者，是可知拭穢之物，固皆可以承痰，無乃用非其道乎？至若必遵防癆會之禁止吐痰運動之辦法，吐於陰溝乎，則陰溝盡屬有蓋，且自盤古及今，未聞有人吐痰，必令其趨至溝畔而後吐者，是知不可行也必矣。若夫吐痰入盂，吾固聞之矣，但馬路上既未遍設痰盂，而電車上既不設痰盂，尤禁止吐，蓋雖咳之亦在禁止之列，然則如之何，其頸繫痰盂，手攜痰盂，腰懸痰盂，以備吐乎？抑必俟遇盂而方可吐乎？其用意之苛雜，不切實際，蓋可知矣。夫痰，人人皆願吐之而後快也，區區小節，今之人乃小題大做，發爲禁止之言，其將令人人扯此一口老痰以俟臨終耶？且痰之可惡，擢髮難數，如在江北之酒館茶樓，一遇天陰雨濕，則滿地精華，悉呈泡影，步履其上，如踏蒼蠅之紙，雖不至扯長兩腿，亦可使步履維艱，走既噁心，飛又不得，徒喚奈何，對茲泥滑。若乃古人有言，如親欬唾，蓋雖吐痰，亦有人願親近之者，又何必以衛生防癆種種之大題目，而爲此殺風景之禁止哉。至夫從游於藝的方面以言，則今古奇觀中，以男子久客返家，仰見帳頂有痰蹟，以是知妻有外遇。蓋痰也而能吐之於帳頂，其中氣之足，而命中之必也，亦有相當之技矣。又聞倭人言，我人之於美術，極爲普及，以吐痰而言，著於地，懸於牆柱，恍如一朵朵青雲墨菊，何其美耶。痰小道，而至播之於異邦，又何其豪也。古人更有吐痰快事，如嚴世蕃之肉吐壺，以美女承唾，亦較咬去舌尖爲有詩意矣。至於擊破唾壺，未免太野，唾面自乾，失之太懦，均爲吐痰一道之最不得法者，概無足取，至以痰多而得風雅之名，於吾師興化李審言之終年痰喘。吾弟辮翁公魯之濃痰可怕，而沈培老之隨地唾痰，是則人以痰名，痰以人傳，吾蓄不得而言之矣。

『二點鐘你再來吧！』

荊森寄自北平

國際巨片'合作成功'中文說明



編劇——封神榜原著作者　　導演兼主演——行易知難的各國發明家　　傅其廉寄自寧波

高貴的朋友

周 儉

我有一個高貴的朋友，不是土根哥，又不是孔乙己，更不是胡適之。說乜那個朋友，我眞羨慕死了。

他是一個很富有的人，不說別的，就單說他住的房屋吧！金絲編的頂，只有二層樓洋房的五分之一高，比小狗窠可大了不少，大理石的大門，很有點藝術化，邊緣彫刻了許多凹凸不齊的花紋。由這麼一座精美住屋看上去，他當然富有了，可是他年齡太大了，只有七歲，似乎有些不合適吧！

因爲他年紀老，很富有，而且生活又很舒服，所以他父母不好意思再活在世上，並且又恐怕妨礙他的幸福，早已很快樂的往仙國享福去了。就這一件事，就够我羨慕了，何况他的快樂呢，他每到記念起他的父母，總是要很快樂的大笑一陣，笑到眼淚鼻涕流完了方止。

至於他住的房屋，我還要再說說，因爲他的屋房太好，不但高大舒適和精緻，它還有一件妙用呢，說出來大家聽，不要太自私，可是你不要想歪念頭，去綁他的票，老二，你說是不是。

只要一到有風的日子——不在乎大風，如果大風那就更好了——他的住屋就能很均匀的擺搖。他在屋裏坐着的時候，就像坐在搖椅上；如果睡着，他似乎像睡了搖籃。這件事多麼舒服，尤其在晚上，他總要爲了舒服大笑不止。

我認識他就是爲了他晚上的大笑。

冬天，那時我在南京做了清涼山的情侶，成日過着愛情生活，一步不離，日裏在她的身上玩，晚上睡在她的身上。這時她的打扮很漂亮，塗了一層很厚的宮粉，厚得當風吹過的時候，能够吹得粉像一隻隻白蝴蝶在空中飛舞似的。

那晚風和雨都很大，我擁抱着她一塊睡，我只覺得她宮粉塗得太厚了加之她的脂肪又多，所以使我身上也染了許多脂肪和宮粉。突然聽到一陣老人大笑聲，很有韻律地隨風吹來。我驚奇了，因爲我只知道這一帶的人，我算最快樂的一個，不料還有人比我更快樂竟能在大家睡得很舒服時候大笑起來。



交通警察當路旁擁擠時糾正長途搭客汽車夾駛的利用！

陳超平寄自廣州

一到天明，我再也等不住了就去訪我的同伴。也不過剛剛走到我愛人的脚邊，我就發現了這座高大的房屋，我眞羨慕呀！你勿要笑，不相信你去試試看，眞的。我見了房屋，就決定那快樂的同伴就是這房屋的主人。

他出來了，我就和他大談而特談，他的談勁也很好，談到他的父母，他竟忘形地大笑一陣。

我見他的時候因爲是冬天，所以我只能告訴你們冬天的他，要請你們願諒，如果不滿意，你們自己去訪問吧！不過我嚴重聲明，她是不能訪問的，我的醋勁兒可不小呀。

他是胖得和柴一樣的人，很長，只比他高大的房屋低一些，身上穿了皮袍。這實在太貴重了，所以不認識是什麼名目，我只知道他的皮袍只宜反穿皮也很特別毛頭低的地方很像灰鼠，不過沒有光澤，而且沒有白毫，毛頭長的地方很長，長得向下彎，一球球地很像老羊皮，所以我只好自己起一個名目，就叫它是灰羊皮吧！嘿，他穿得够漂亮呢。

他好像不做職業，其實何必做事呢！可是他不，他成日的拾破玻璃瓶和濫鐵消磨時光，這大約是他爲了有得穿吃的原因吧！

說到他的吃飯，那更使你羨慕了，每天吃和菜．自己不會燒，是別人燒好了的等他去吃，差不多我愛人的隣近都如此，原因就是爲了他富有，所以四鮮菜五鮮菜……只管燒給他吃呢。

現在我離開他很久我不知道他近來生活如何，我猜上去還是很舒服吧！朋友，我祈禱着但願如此。對嗎？阿三！

民間素描集



清苑・楊芷芾作(一幅)　開封・魏鴻純作(一幅)　上海・黃栗莊作(五幅)

坐井觀天齋隨筆

汪敏

■ 某鄉紳門下客，多爲略識之無之輩，而某則雖曾登文榜，身列前清末科秀才，但亦從冒藉搶替得來，故筆頭並不十分高明。然深好附庸風雅，尤慣包攬詞訟，自經四出運動，備位某鄉鄉長以後，尤多文書案牘之勞。某近因苦於門下客未能爲其捉刀爲憾，遂創一××讀書會，自任講師，廣收門下年輕少壯之徒，盡列絳帳，日夕課讀，以期血頭口頭拳頭之外，並得造就筆頭人才，藉資策用。聞其選擇課本，則爲交際全書，惡訟師彙編，公文程式大全之類。然開課迄今，已歷半載，終以某自恨未經十年窗下，故尙無一舉成名之徒，可掌記室。成績毫無，遂告停辦。

■ ×鎮自舉辦保甲以還，各保甲長業已次第選出報縣委任。有保長××，因鑒於保甲意義，首在肅清盜賊，遂將保內戶長曾任偵探或捕快之徒，一概叮囑各戶選爲甲長以期勝任愉快。然甲長衆多，各戶長未必盡業偵探捕快；××爲貫澈始終起見，適有其親家翁××，亦嘗任職某處偵緝工作多年，現已年老，退居某鎮，××乃請其移居本保之內，選爲甲長。據××告人：謂倘擬物色此項人才，俾使本保甲者，一概成爲清一色之狀則盜賊便可不難絕跡云。事聞某鎮鎮長因其認眞工作，竟予嘉獎。

■ ×縣保甲章程，凡擔任保甲長者，其年齡亦有規定爲二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鄉人才缺乏，加之限定年齡，幾無一人膺選。×鄉者遂據實呈縣核示。縣長爲之束手，後經某祕書變通設法，私囑×鄉長重將戶口冊所列各人年齡，老者減之，少者增之，始勉强將保甲長一一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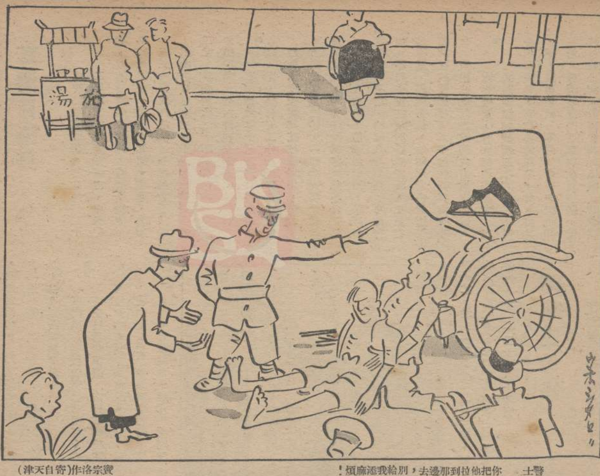
■ 又有保長×，其地段在郊外鄉村之間，是處居民，類多種植花果，近正桃熟之時，忽來鄰鄉少數竊賊，乘人不備，實行偷竊，某次有一竊賊，正在施行其空空妙手之際，便爲桃園主人瞥見擒住。鄉間舊規凡捉獲有偷竊花果之人，照例應罰其耗資演唱小戲，以儆其餘。但爲×所知以後，遂即行使保長職權，升堂訊案，不意所獲之人，乃系×妻弟，一時雖迫於公義，然恐得罪閫中，竟於夜間私自放走。後爲保內各戶知悉，聞已援引瀆職罪起訴法院矣。

■ 有某廟住持僧，前以廟址恰居名勝區內，故遊客踵接，收入甚鉅，頗有積蓄。去冬，僧又將禪房客院，修葺一新，凡諸佈置備極富麗，原明春時



看坟人：昨天整整的找了一天，還是沒有找着！

竇宗淦作



醫士　你把他拉到那邊去，別給我添麻煩！　　竇宗洛作(寄自天津)

借佛遊春之聲，來廟駐足，冀獲佈施。不料僧於除夕歡餘之後，樂極生悲突遭焚如，遂將莊嚴寶刹化作斷壁殘垣。第僧神通廣大，近已覓得某大施主代予規劃，進行復興。凡一切募化之事，均由某大施主仔肩獨任，孰知方與營造廠訂約重建之時，某大施主竟以藉口款項未齊，暫囑僧墊款千金，僧深信不疑乃出私蓄盡數預付營造廠主。自此以後竟無舉動，僧四出訪查，始知某大施主本系遊痞冒名，而營造廠亦屬虛設字號，懊喪之下乃大罵菩薩無靈，決意回俗。

■ ×委員家境清寒，出身微賤，前以一登龍門，始得身價十倍。按其過程，曾負親累友，合成蟠桃一會，集資數百金，約友開設布莊一所，×委員身任經理，不一載即告破產停業。當時各股東，頗擬即以法律周旋。究其虧折原由。但因×適榮膺委員，又經人極力調停，始以不了了之。然×委員雖任要職，然所入甚微，仍不足以贍家用。其開設布莊時所搜刮得來之股東膏血，亦因結識女友，進而結婚，消耗殆盡。家有八十老母，以及自身夫婦，一家三口屢有凍餒之虞，遂不得不挑頭斂賭，拉幾個不三不四之徒，湊成一局，聊以敷衍。不意去歲因與×局長大鬧私見，涉訟法庭，如此之後，×委員乃不敢公然聚賭，恐爲敵人所乘。其母及妻，含苦茹辛 頗爲不耐，因鬧無日不對×委員大聲責備，謂其不應與×局長挺身作對，致失經濟來源。

■ 一人民團體主持人員某，素奉信同善社，道中人謂其已有六成功夫，將來功成圓滿定能白日飛昇。某於晨夕間必須打坐數小時，寒暑不輟。有時適逢該團體開會集議，其間或值某所規定打坐之時，彼雖身任主席，亦必聲請退席，入室盤腿趺坐。不料日前忽動凡心，遂經人說合，買得阿嬌，藏諸金屋，道中人謂其六成功夫，退去五成，某以一念之差，頗爲惱喪。爲補習計，故已辭去該團體職務，鎮日閉門打坐，不問一事。致其愛妾又復別抱琵琶。

■ 某面子人物，極力提倡築路，凡其住宅四周，皆經某採用募款徵工辦法，築成四通八達之小路多條，故其築路成績之佳，已屬有目共賞。其住宅西端，有小橋一座，原名××，年久失修，漸形傾圮，某以注重築路之餘，遂復出其餘力，規劃重建。並將該區當局之雅篆，移作橋名，以冀當局垂念共揄揚德政之功，允予傾囊捐助，共襄盛舉，不料區當局吝嗇成性，雖某一意恭維，竟是裝聾作啞，未肯破費分文，某憤無可洩，頃又將用區當局雅篆之橋名，立予抹去，仍採原名，以圖報復。

耳濡目染錄

淮琪

■惠安民軍陳覲濤，其母於民二十二年病死，時陳方逃亡，尚未安葬，近陳受陳佩玉收編，乃藉此機會，為其母出殯，當向十九陳、洛陽、嶼頭、五王一帶挨戶放帖，各鄉無敢不往者，出葬之日送者三四千人，賻儀最薄者二元，其全數收入，不下萬元，鄉民以非出所願，皆曰被派若干云。

■廈市擔水巷十三號門口路斃一男屍，經公安二分局派警查驗屬實，乃令清道夫將其扛往驗屍場，並電請地方法院派員檢驗，一面函同善堂備棺僱伕收埋，地方法院認路斃為不關重要，並不派人檢驗，即補發執照，謂死者確係因病身亡，除填具身格外，可即掩埋。不料夫役扛棺至驗屍場時，死屍突然不見，經調查後，始知死者由清道夫將其扛往驗屍場時，半途發覺其尚有呼吸，乃跑往就近之貧病救濟所收容云。

■永春縣監，有女犯名蘇晏者，以共匪罪被判徒刑二年六個月，聞晏年輕貌美，有仁莊鄉陳某，曾欲娶其為妾，被晏拒絕，不果。會有老獄犯顏望者，前逃往廈門，經縣派員捕回，監將一載，其罪尚未宣判，出獄之時難期，性命生死未卜，因見晏之姿容，縲絏中耳濡目染，是以動情，遂央同監中其他女犯，竟向晏求婚云。

■廈門鴉片實行公賣已有兩年；六月三日為禁煙節，市府遵例規定是日召集各社團開紀念會云。

■廈門「十二支」賭風當盛行時，據查每場可收封六千餘元 次則三四千元，最少一二千元，一日三場，可收六千餘元者有三四家，可收三四千元者六七家，一二千元者十數家。



炮兵：報告長官，大炮轟到敵人陣地祇有一半路，不够，怎麽辦？
指揮：混蛋！開二炮不就得了麽！

嚴士雄作

鄉黨謹備錄

飛雲

■同安縣之縣長，於十日間，調換四個縣長——第一個林賢聰，第二個陳君文，第三個許榮，第四個王兆華。每人平均二日又十六小時。時人稱為「夭壽縣」；又稱為「短命縣長」。

■某鴛鴦蝴蝶派作家，一日借友人賞光戲院，見其子代茶房獻媚於姑娘小姐們的身前，大發牢騷，氣極。回責撻之 曰：「畜生，你不該這末丟祖宗，替女人當茶房，眞眞氣殺老夫：…」其子應曰：「哼！混帳的老狗，枉你是一個極紅的作家，連毛詩的「其人如玉」論語的「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也不懂嗎？眞眞豈有此理！」

■吉祥小學生林××，一日問國語主任曰：「做丈夫的在外大嫖大賭，做妻的並不敢表示出什麼惱怒；但是做妻的，若稍有蛛絲馬跡，給做丈夫的嫌疑了，不是打便是罵，甚至演梁山泊楊雄的故事，這是什麼原因啊？」主任躊躇良久曰：「這是天經地義吧?!」

■阜寧教育局長劉珍儒，一日在辦公室痰盂中小便，人詢以故，劉從容不迫曰：「痰盂與夜壺不是同用磁做的嗎？」

■李君云：廈門禾山某校教員某，授課至「三兩小鳥」，引聲振嗓釋曰：「一隻三兩重的小鳥」。

■留日學生童桂雯，一日與友在×旅館茶談，見一濃裝艷抹嬌媚異常之中國女郎，童以閩話告友曰：「吾若能得與此女同寢一夜，雖死不恨！」豈料該女郎亦閩產，回頭立應曰：「吾夫偕我共寢一年六月，倒不曾死。」童聞言，羞愧難堪，急藉故以出。

■福建鴉片公賣，在漳州一帶，烟館林立，大家都寫着「戒煙所」。於某日（事忙見忘）忽有中央朱專員來漳，調查政情。公安局竟於提前一日，儘將煙館封鎖；煙鬼盡奪。於朱專員離漳之後三日，則又大呼「戒煙所開矣」。據確訊，係是調查散匪，並非怕朱之調查云。

• • •

宣誓須知

李瑞熙

「宣誓」在我國的歷史究竟不曉得已經有好久，如果有人去查考這玩意兒的發明人出來，每年大可以爲他舉行一次紀念。雖然沒有人敢武斷「自有人類就有宣誓」可是我國在兩千多年以前已有這玩意兒的發現，春秋裏面豈不有『歃血爲盟』嗎？論語裏面也有孔老二對子路的『予所否者，天厭之。』三國誌裏的劉備向呂布誓云『我若忘了轅門射戟，皇天不佑。』就是舊戲「四郎探母」中的鐵鏡公主也曾爲楊四郎對天盟誓：『我若是走漏了他的半點消息，三尺綾自縣樑尸不週全。』由上面的四個例子已能證明「宣誓」在我國很有悠久的歷史了。

總而言之，這宣誓的把戲老是不停留地隨着時代的輪子轉動，但流行到現在，已就是更高尙而挺刮刮的調調兒了，無論大的，小的，闊的，窮的對於正經事或是開頑笑，都是樂於用牠。窮人的誓詞多是：『永不發財』，老學究：『永絕書香』，多妻人：『忘八旦騙你』，女人：『橫生倒養』，商人：『如賣仇貨，男盜女娼』，病人：『死后到陰間受罪』，開頑笑的：『永世不見后腦袋』，『過江掉進船艙裏』，『騙你不是人』，最莊正的要算大人物了，當他們榮任的時候，首先總得來一套「宣誓就職」的隆重典禮，誓詞準是用些『護國保民』，『奉公守法』來表白他自己的清高，而決無貪贓枉法的一切弊害。其他的種類極多確實不勝枚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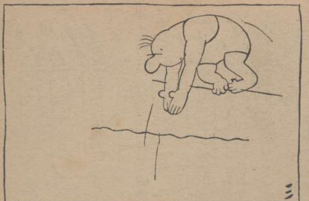
無論古往今來的人們在他宣誓的當兒，總怕別人不能相信，只得把誓詞擬得非常凶惡，結果還是逃不了「宣者自宣，爲者自爲」，可是一般頭腦稍微陳腐的人，臨事又深恐他那惡詞相應，始終也找不着一個一舉兩全的方法，宣誓雖是形式上的一種行爲，然而迷信家則以爲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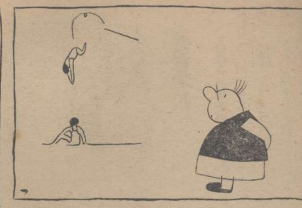
我有位秉性詼諧的朋友，最近他已榮膺了縣長，當他將赴任的時候我曾問他：『你是初出茅廬，懂得宣誓嗎？』他說：『當然研究好了只，要把誓詞擬惡就行。』我又忠告他：『老兄，你又要曉得「善惡到頭終有報」』。他答的是：『我準備在嘴吧念誓詞的時候，一邊用手跟着畫「不」字，你覺如何？』當今的迷信家，又何妨一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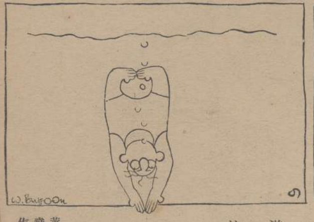


張大任作

多子多孫好福氣









牛鼻子正傳——游泳

黃堯作









一個人悶得發慌，二個人便好商量，三個人不能成事，四個人湊成一局。

席與羣作







博士外傳

一擲不中，非我之罪，乃天生與人作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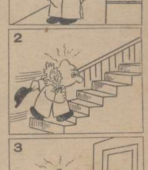
黃祖槐作





一個外國的無業游民，到上海得了一個差使。

王樂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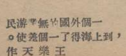






破涕為笑

朱光煥作





沈逸干作

頭等角兒與捧客及看客



奶媽

本來添丁添口是件喜事，可是年頭兒壞，種出來的穀子賣不起錢，鄉下人生個孩子便着了慌。

怎辦呢？有家婆的人總該要生孩子的——生孩子就是多一口吃飯的人。棄掉他嗎，要犯罪！讓他挨餓嗎，做父母的眼瞧着自己骨肉餓癟肚子是心酸的呀！

怎辦呢？只得忍痛把自己親生的孩子寄養出去，而到有錢的人家去餵別個人的孩子。

一做上奶媽，就知道養別人的孩子，更比看管自己的孩子雖——因爲人家的孩子是格外要當一尊活寶貝看待。

『我的孩子又不知怎樣了？』

做奶媽的把人家的孩子餵得胖胖的時候，翻復地想念着。

胡考作



張樂平作

賣兒者：阿二—勿要哭—爺爺陪你去找飯吃—

偷摸和遮掩

曾迭

不知是否經過長時間舊禮教的束縛的緣故，在我們中國，那男女之間，無論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或是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和另一對男女人之間，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有不相識的一男一女，或者是兩個相識的男人女人之外又多了一個別人，那便會立刻籠照起一種不爽快的空氣，發生．種不老實的觀念，換一句話說．大概還在把男女之間看得太神祕，太大驚小怪。你老說這是惡意吧，這也未必，老婆婆偷看小兒子和小媳婦逗情打趣，撒嬌討儩，她會發出慈祥的笑顏，不但如此，還得當着人前當笑話來講演，引得人人笑得打跌，兒子媳婦羞得沒地縫鑽，她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你敢說這是婆和媳婦吃醋！

正如在公園裏，外國人即使看一對男女在樹葉濃密的深處偎依接吻，也得趕速昂頭直走，義無反顧，只當沒有瞧見。我們便不然，只消是一男一女，年齡不差什麼——自從風行老夫少妻結婚以後，大約此句也可抽去了——即使是一前一後，相離幾尺，而看上去好像有同來的嫌疑的，那就非受人注意不可了，非受人竊竊私議不可了。有的愛猜謎．便說這一對一定是男學生和女學生而不是男店員和女店員；有的愛抱不平，便說女的臉蛋兒都美，衣服都摩登，那男的連洋服也穿不起，面孔又像一只猢猻臉，太討厭了，恨不得立刻把他們活活的拆開來，把女的另配一個美男子，把男的關進西牢裏去。也有擅長家庭經濟學的，看見女的穿戴得十分奢華，而男的非常儉樸，會代替男的乾焦急，將來怎樣去對付他太太的大批的賬單的飛來。還有覺得這一男一女倒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評論，那麼我們就跟着多瞧一回再說，有的覺得非常羨慕，那看個飽大概終不會吃虧．橫直用不了化錢。你想，說他們不是熱心份子，已經是够多麼冤枉，再敢說他們不道德，不遵守「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古訓麼？

世界上自有男女以來，便一直發生關係到現在。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一夫一妻……男女間關係的發生總是免不了的，然而，一方面男的要找女的，女的要找男的進行着，另一方面，女的要不給人議論，男的要不給人笑話，這可難了，於是男的偷偷摸摸，女的遮遮掩掩；造成了這樣的男女之間的畸形局面　但是，這局面，中國人却並不認爲討厭，而且久而久之，坦白的反而被認爲索然無味了。男的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皇太后聽政得掛起簾子，遮掩偷摸的例子，於此齊備了。



露茜小姐傳(人老珠黃不值錢——她的母親)　華君武作

所以，中國人對於裸體美人，不會有（Schin），也不會誘發十分的慾念，只是殺風景罷了。雜事祕辛寫梁瑩的裸體美道：「……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顚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丰妍，底平指斂……。」，你看這一張賬單如何動得人們的心魄來，這不是壞在太坦白了嗎？不過女人總是被動的，由於男人的愛偷摸，女人爲使男人滿足，不得不更加遮掩起來，我相信中國人的小脚狂，就是從愛偷摸愛遮掩而起的，女的越是千裹萬纏的祕密起來，男的越是千方百計的要神奇起來，女的因爲男的覺得神奇，便更加密祕起來了。正如，我們的色情詩人的詩詞便大都如此：如寫美，的肚皮，單是白馥馥的一堆肉便無趣味，一定要說：「覆着紅兜，圍成實縫。」；寫美人的臍，直看一個肉的窟窿眞乏味得很，一定要說：「怕春風侵入，素手嘗封」，這才表示周到憐惜之意；寫美人的一對奶子，也一定要說：「有纖襯一抹，即是紅牆。」或是說：「頻拴紅抹，似有仍無。」，如其素描出來，便不像一位閨中美女而要像一個哺乳爲業的乳娘了。我們的詩人眞够味，你如其直截痛快的教他做美人沐浴的詩，這似乎是一個眞不二價的難題了，你算得意吧，我們的詩人卻會不慌不忙的寫道：「瑣窗嚴密無窺處，時聽香羅薌水聲。」切實的賞鑒，不是比不上「以耳代目」來得掛味麼？

孟姜女爲了捲起衣袖露出了臂膀向荷花池裏去撩起一把掉下去的扇子，被范喜良看見，便非嫁他爲婦不可，這大概孟姜女對於遮掩工夫的不注意，以致露出了弱點，失卻了神祕，不得不由范喜良來收拾殘局了。我相信美國的肉感影片以及以肉感爲號召的電影廣告，在中國的成效並未到頂點，不然就不必以十六歲以下的孩子不許入內來做無形廣告買野人頭了。我相信涵美先生的金瓶梅畫光宇先生的民間情歌畫，如其能够攝成影畫，一定能打倒肉感的外片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許多男女不得同校，男女不得同泳，男女不得同坐，男女不得同行，男女不得同食的禁令，何嘗不是一種好現象呢？這才是求眞正懂得中國味的老前輩所說不出的，因此也許從此可以產生更美麗的人生，更美麗的文學藝術的吧。那般野的裸體運動家，不就如此主張麼？「男女兩性之衣服：大要皆爲取悅異方而然，婦女爲尤甚，若赤裸裸的與男界接近，一切嬌羞獻媚之作態，自無所用其技。若共同裸體，共爲空氣中之生活，此時無論何人，只有天眞之態，絕無弄媚之容。……余曾於某歲見一工於獻媚之婦人，於男女共同裸聚時，彼則不去衣服，珠翠盈頭，脂粉如故，蓋男子當與若干之裸婦羣居，忽有一衣服麗都故作儀態之婦人側於其間，此婦反可引起男子注意。」

這樣看來，主張那個，那個的人，正是爲我們青年幸福設想而如此的呢？

中國的男女大約將永遠生活在偷摸遮掩中方才有趣，預料梅蘭芳將排演「偷香記」，某書局將預告出版「竊玉叢書，」某畫報出「仇十洲特刊」，某考據家發現西廂記原本，張君瑞因牆的高度較近刊本高出三丈，當時並不會跳過，所以原本比今本偉大萬倍，跳過去，係無賴者所改竄也。××部立刻賠發現者以經學博士學位並通令一體改正云。



母：你別管他！　　郭作雲作


早晨
胡考作
不知那一個年月日的「早晨」——反正是早晨就得啦——六點鐘。
咱們的「上海小姐」剛從舞場回到公館。
不知那一個年月日的「早晨——反正是早晨就得啦——六點鐘。
「上海小姐」的女傭正在後門口倒馬桶。

魅力圈

光宜

> 曹教授：
>
> 今天大上海在開 Shirley Temple 的片子，我想一定很好的，你肯陪我去看嗎？我在戲院門口等你，下午五時，別忘記！我還有些話要向你說呢。
>
> 星六下午
>
> 你的羅茜

曹教授剛從希臘文學班上散課，踏進教員休息室，無意中在那本厚厚的Outlin of Greek Literature教本裏，發現一張緋色的布紋信箋字跡是寫得那麼地纖小可愛。他慢慢地把牠展開來讀着，於是從嘴唇上就浮上了笑容。但是隔了一會兒。驚懼又把他墮入深淵裏去了。

曹教授從劍橋得了學位，回到中國以後，就在這大學文學院教授希臘文字，像古寺裏坐關的老僧一般，他從來對於女人不發生幻想，也沒有做過羅曼的克底夢，要是有人說他一定做過的話，那麼他只有在研究希臘文學的時候，偶而對於希臘的女詩人曾經發生過一些憧憬罷了。

但是邱辟特却看中了他，她覺得這位教授太可憐了，於是就把箭輕輕的向他射了一下。

以前他上課的時候，從來就不向學生們看的，老是把眼望着教本，專心的講授，現在可不同了，只要能夠捉住機會，他從來沒有把牠隨便的放掉的——譬如像咳嗽聲，或者風打着門窗的聲音，有的時候，當兩種聲音碰巧一齊來的時候，他簡直不知道往那邊去看纔好呢。

從這許多女同學中，他覺得最合自己意想的要算羅茜這位姑娘了，她是個南國的女兒，不但生長得好看，并且對於文學也有着相當的研究。

今天教授接到她的短簡以後，心頭裏充滿着快樂和驚懼，於是匆匆的拿了皮包，就乘了那輛新購的流線型雪佛蘭轎車向西藏路開去。

他到大上海戲院門口的時候，第一場還沒有散，門口擠滿了人，好容易纔把她找着了，於是挽着她，他們倆跨上了樓梯。

眞的，教授是一些也沒有心看映畫，他不知道她要對她說些什麼話？假如她說：『我不會愛你了，』那麼曹教授這一次不是白白地完了麼？他幾次想把嘴唇張開來講，可是他太沒有勇氣，她也不和他講什麼，只是望着連續的畫面發笑，教授的神經這時候眞有些迷離起來了。

『羅茜，明天是星期日，我想我們應當到郊外去呼吸些新鮮空氣，高興到麗娃麗妲去划船嗎？』他只能把這些話來說了。

『好的，我們明天再說罷。』說完這句話她重新又把注意力放到映畫上去了。

教授這時候可有些驚懼起來了，他覺得過去一些也沒有得罪她，她爲什麼要這樣的開他玩笑？是不是他這樣的熱誠還換不到她的愛憐嗎？

電影散場的時候，已經很遲了，他們倆坐在車子裏　悶悶的，也不講什麼，教授把她送同家以後，說了聲：『明天再見！』就垂頭傷氣似地回到家裏去了。

女舍監：這些東西是那裏拿出來的？

女雜役：除了女宿舍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呀！

譽覺非作

一到家後，他把帽子用力的在長沙發上一擲，他開始呪詛女人了，他覺得這世界上男子到處受女人的欺騙，他覺得自己也就是其中的一個，爲什麼不把這個惡夢快些結束了呢？

第二天早晨，教授還沒有起身。她就來了，今天她穿的是短的西裝，更其顯得婀娜了，這時候教授的心有些動搖，他覺得自己昨晚的態度是太可笑了，『女人終究是可愛的呀！』他輕輕的這樣說了。

—爲什麼這時候還不起身呢？昨天不是說要上麗娃麗妲去划船嗎？

—因爲昨晚多看了些書，睡遲了，今天早晨就起不早了，上麗娃麗妲嗎？我想不去了，天似乎有些冷，在這兒坐坐不好嗎？你說有話……？

—什麼？

—你不是說有話要向我講嗎？爲什麼老是不說呀！

—是的，我倒忘了，好的，等一會兒再說吧。

—請你快講吧，我幾乎要給你急死了，我的羅茜！

—爲什麼要催我講呢？你一定要我講嗎？好，我告訴你：我說我將要在下星期訂婚了。

—訂婚？和誰呀

帶着顫慄的音調，從教授的嘴裏迸出了這句話。

—和誰？是不是？到那時候你是一定會知道的。

—無論如何，請你告訴聲我，好嗎？

—爲什麼一定要告訴你呢？反正也是像你這麼一個男人罷了。

教授還不能夠明白這句話的意義，一直到他的面孔變了色，話說不出爲止，她方纔告訴他，說她的對象就是他自己。

天氣好像也暖和起來了，不再像剛纔教授覺得那樣地冷了，他自以爲是這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世界上的萬物都是爲了他而設的　他匆匆地挽着她的手臂上麗娃麗妲去。

當天晚上，他做了不少甜蜜的夢，他夢見和她結婚了，人家都帶着羨慕的眼光瞧着他們，他快樂得把自己笑醒了。

第二天早晨，他正想到學校裏去上課，從僕人手裏收到了羅茜給他的一封信：

> 曹教授：
>
> 昨天玩得夠累了吧，今天可以來上課嗎？我盼望你能夠來這兒呢。
>
> 對不起，昨天我做了一件抱歉的事，實在也是很有趣的，我昨天不是對你講要在下星期和你訂婚嗎？你聽了一定很高興罷，不過你大概總知道昨天是什麼日子，昨天不是愚人節嗎？這一天，天大的事都可以騙人的呀，那麼讓你扮一次丑角，大家發笑，不是也很有趣的一件事嗎？
>
> 至於眞的要談到婚姻方面的問題，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考慮過呢。千萬原諒，等會兒再見！
>
> 星一晨七時
>
> 你的羅茜

做了公務員以後

黃陸顃

大凡做「以后」的文章，無㵎的是追述以往。我與「公務員」這名辭發生關係，有生以來這是第一遭。頭天到差，庶務科免費贈我以證章一枚。

關於證章的威風，是值述者很多。以前提丘八爺三字，有如冷水向頭上澆，如今大不相同，赫赫省府衛隊，誰不是雄糾糾地大個兒，還向我立正敬禮，嘗來出入之際，也許我交了好運。

除了敬禮以外，有次在朋友家炒麻醬，傢伙鏟子使得太熱鬧急促而鏗鏘，驚醒了門外站崗，這下子可糟了，拍門進來的大爺總共二位，一度強蠻的交涉，嚇他倆還加上我一條六法以外的新條文，說新運動不准炒麻醬。咬穩牙根要罰款廿隻，並且強迫帶進局裏去領撈什子違警罰款收條。禍既闖大該想個法子平平這風波，四人中算我玲瓏，瞪了一下眼，以振軍威而飭陣容，開口便說：

「新運動不能炒麻醬嗎？我們純粹娛樂，並非賭錢，講新運動我比你早，先看你自己的領章就扣歪了，我們是喫公事飯的，誰不知道服從新運動。」可是總說不通這兩隻牛。

再用軟的，慢慢地使我衣襟角上的「活寶貝」翻個正面。繼續的對他說：

「朋友，都是喫公事飯的，場面上人有時也該馬虎，別的不說，××廳長家的二四麻醬誰不知道是整天價響。貴局長連同弟兄們排着陣兒去，敢抓半個不？多事不如少事，在這年頭有勞二位，兄弟請你們吸根把香煙。」從桌底下伸出中指與食指鉗着一張五元交通鈔。

他們也很懂禮貌：「啊，莫怪，你先生在××廳辦公的？得罪，吵了你老的興緻。」脫帽鞠躬而退。

啥東西，圓牌兒做了出入證，還幹個「保鑣」的彙差，我不禁暗笑，翹起一個大姆指。

再談便要談點關於辦公室裏的景象。打油詩一首計百十二字。

一個名字天天畫，簽到簿上如綉花。

辦公椅上安心坐，且待革職就滾瓜。

呈令簽咨外加批，倚馬可待誰能比。

隨手揮成閒又來，那管家中油鹽米。

閒談資料×街花，辦公桌上接電話。

惶恐考勤生障礙，報紙香煙一碗茶。

醫師（衛生檢查團）：這幾個小孩子看上去都是營養不足，恐怕很難長成；你們爲父母的，也得多費些心思，把富於滋養料的食物多買些來供養兒女才合道理。

林浪民寄自九龍

到月領餉心花開，二四麻醬炒起來。

不怕警察手耳長，護身銅牌得解災。

蓋每日未開始工作以前之工作，就是簽到，每日晨午兩次，缺一不可，簽到雖小節，公務員未有不視若黃金者，午睡不醒，尤以春夏最易患之，過了簽到法定時間，那末就曠職。於是如喪考妣（事有不盡然者自家人當然例外。）

鎮日無事可做，也必須安心靜坐，不可越雷池半步，反是，擅離職守的罪名給你當。且公務員多混混之流，亦樂於這類生活，靜坐可養性怡情，也合乎攝生之道。上行平行下行三種習之爛熟，揮筆便完篇，倚馬可待的獎語，不謂過矣。若例行之文稿「呈悉此令附件存」七枚大字，又何須倚馬呢？一日七鐘半，那有許多公事辦，所以閒比忙多。



沈寶輝作

陽春陰達

談完辦公室，再談談公務員的本身吧。吹拍之術，如天地之不可分開，像夫妻之不可拆離，吹者必善於拍，拍者必善於吹。兩者前呼後應，相彰以成蔚然之大觀。論其臉色亦可別成「上行」「平行」「下行」三等，謂何上行之臉？上行之臉作嬉笑，伈伈俔俔作乞憐之貌，戰戰兢兢裝卑賤之容，不管事之情理有無，多說幾句「是的」，上司會生憐才之心，就有辦法。比如上司說：「電燈的發明者是牛頓。」你必須接着說：「是的，世界版的科學史ABC曾有一段詳實的記載。是的，是的。」倘使上司談到現在禁烟頗可樂觀。那末你非隨着響應不可，「是的，四年後就可禁絕，土販失業，煙館倒閉。」

何謂平行之臉？用於平行者首宜親善和藹着重連絡感情，其目的在求互相隱惡揚善，各懷鬼胎那是弦外之音。

何謂下行的臉？官場重視等級，輒個朋友先查履歷，是否同等？若比吾低，談言間不妨多用幾套訓令式。

若論談吐理合善變，中的而發，什麼眼穿什麼針，如斯堪稱幹才。過着教育出身的千萬不可妄談教育制度不良。碰到三考出身的忌論桐城派十三經。看他是黃浦同志，絕對不可放口罵軍人。如此既可藏拙又不至於露馬脚，而不風調雨順者未之有也。

禮尚往來古已有之，詩有「投我以木瓜」之章，想見饋贈之道古有明訓，我輩豈可藐視？故公務員送禮值得當裨子。但送禮必賴原由，喬空槍顏面悠關。得之矣！上司有誕生日，太上司有六秩大慶，人丁興旺八口之家本很多。輪流贈送外加年節起碼有頭二十幾回。

企盼飛黃騰達者先得屆節報效上司的隨從，查出生年日月，記它一筆賬，射箭有了靶眼金華龍井可源源相送，多多益善 但要投其 好則事半功倍矣。喜金石的送他金華，喜黃白物的送他「八大山人」有損無益。寡人有疾之徒送他院長親書十誡，並不對口味，公式甚多礙難畢備。這須憑各人的領悟能率耳。

我每每因演說辭中得到的警語，如廉潔，不要貪汚等等，骨子裏常有天曉得，說歸說，做歸做，言行本來不是一致的。比如做官到簡任，總算登峯造極，薪水每月六百，十元一張的紙鈔，又經得幾數？可是事實全非如此，造別墅的大興土木，自備汽車是兩輛以上的一九三六年的流線式。廉潔這筆賬有鐵算盤也數不清。

一年來，眼看潮漲與潮落，精神衰弱的我，每因刺激而患失眠症。初歷其境，當然聽不順看不慣，久而習之始安。比如初來時，聽着連珠砲似的「是的，是的，」我以爲是沒有出息。

我想，做官未必有益於老百姓，倒不如手捏竹帚一把作清道夫，却結實有利於民衆的幸福。

屬文至此，正是文思暢快之時，不提防妻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帷見我伏案作文，乃曰：

「平，還不睡，明天難道是星期嗎？不去辦公麼？寫什麼文章又賣不出錢，枉費心血，一打散拿吐瑾都不够這遍遲睡的消耗，快來睡覺。」

「不要噪，還早哩，二點缺一刻，文章不是賣錢的，替人家平氣的。」

「讓你寫一晚到天亮，看你明天能辦不辦公？」

「好，就睡。」長衫一脫上床，妻還罵我：「明天簽不簽到？死鬼！」

銀禧在香港



老紀寄自廣州

五月六日轟動省（即廣州）港的慶祝銀禧已經過去了——一般的華人這樣躍踴的花費了一千幾百萬有用的金錢；所得的是什麼？大概就是博得幾個賜給所謂華人紳士幾個銀禧章吧——

（一）太平紳士慶祝忙。（二）銀禧下的犧牲者：（1）被擠墮海（2）汽車輾傷（3）受熱暈倒（4）舞龍中血。（三）粵人損失四百萬元，蓋由省會往港看熱鬧者約有四十萬人，每人用費十元計算，總數便已如此。）路程有二：一由省港輪船，一由廣九鐵路）（四）劣貨暢銷（劣貨在港大賤特賤，貪圖便宜乘機大購特購，此次即平添幾十萬顧客）。（五）私梟活動（港貨價比廣州相差幾倍，平時查緝頗嚴，此次搭客突然增加，緝私者未免疏忽，於是私梟更大肆活動）。（六）究竟這筆慶祝費那裏來的呢？當然由勞動者血汗裏滴出來的了——



沈逸千作

頭等角兒與捧客及看客



奶媽

本來添丁添口是件喜事，可是年頭兒壞，種出來的穀子賣不起錢，鄉下人生個孩子便着了慌。

怎辦呢？有家婆的人總該要生孩子的——生孩子就是多一口吃飯的人。棄掉他嗎，要犯罪！讓他挨餓嗎，做父母的眼瞧着自己骨肉餓癟肚子是心酸的呀！

怎辦呢？只得忍痛把自己親生的孩子寄養出去，而到有錢的人家去餵別個人的孩子。

一做上奶媽，就知道養別人的孩子，更比看管自己的孩子難——因為人家的孩子是格外要當一尊活寶貝看待。

『我的孩子又不知怎樣了？』

做奶媽的把人家的孩子餵得胖胖的時候，翻復地想念着。

胡考作



張樂平作

寶兒者：阿二—勿要哭—爺爺陪你去找飯吃—



露茜小姐傳(人老珠黃不值錢——她的母親)

華君武作

偷摸和遮掩

曾迭

不知是否經過長時間舊禮教的束縛的緣故，在我們中國，那男女之間，無論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或是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和另一對男女人之間，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有不相識的一男一女，或者是兩個相識的男人女人之外又多了一個別人，那便會立刻籠照起一種不爽快的空氣，發生一種不老實的觀念，換一句話說 大概還在把男女之間看得太神祕，太大驚小怪。你老說這是惡意吧，這也未必，老婆婆偷看小兒子和小媳婦逗情打趣，撒嬌討饒，她會發出慈祥的笑顏，不但如此，還得當着人前當笑話來講演，引得人人笑得打跌，兒子媳婦羞得沒地縫鑽，她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你敢說這是婆和媳婦吃醋！

正如在公園裏，外國人即使看一對男女在樹葉濃密的深處偎依接吻，也得趕速昂頭直走，義無反顧，只當沒有瞧見。我們便不然，只消是一男一女，年齡不差什麼——自從風行老夫少妻結婚以後，大約此句也可抽去了——即使是一前一後，相離幾尺，而看上去好像有同來的嫌疑的，那就非受人注意不可了，非受人竊竊私議不可了。有的愛猜謎，便說這一對一定是男學生和女學生而不是男店員和女店員；有的愛抱不平，便說女的臉蛋兒都美，衣服都摩登，那男的連洋服也穿不起，面孔又像一只猢猻臉，太討厭了，恨不得立刻把他們活活的拆開來，把女的另配一個美男子，把男的關進西牢裏去。也有擅長家庭經濟學的，看見女的穿戴得十分奢華，而男的非常儉樸，會代替男的乾焦急，將來怎樣去對付他太太的大批的賬單的飛來。還有覺得這一男一女倒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評論，那麼我們就跟着多瞧一回再說，有的覺得非常羨慕，那看個飽大概終不會吃虧，橫直用不了化錢。你想，說他們不是熱心份子，巳經是够多麼寃枉，再敢說他們不道德，不遵守「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古訓麼？

世界上自有男女以來，便一直發生關係到現在。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一夫一妻……男女間關係的發生總是免不了的，然而，一方面男的要找女的，女的要找男的進行着，另一方面，女的要不給人議論，男的要不給人笑話，這可難了，於是男的偷偷摸摸，女的遮遮掩掩；造成了這樣的男女之間的畸形局面 但是，這局面，中國人却並不認爲討厭，而且久而久之，坦白的反而被認爲索然無味了。男的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皇太后聽政得掛起簾子，遮掩偷摸的例子，於此齊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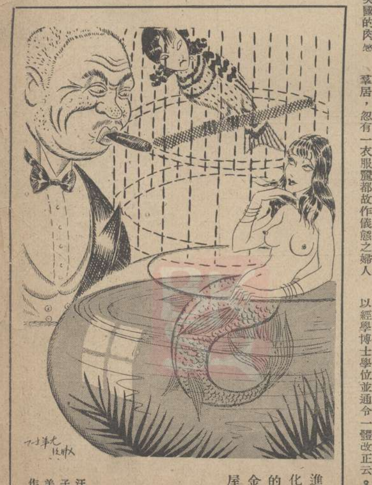
所以，中國人對於裸體美人，不會有（Schin），也不會誘發半分的慾念，只是殺風景罷了。雜事祕辛寫梁瑩的裸體美道：「……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顚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丰妍，底平指斂……。」，你看這一張賬單如何動得人們的心魄來，這不是壞在太坦白了嗎？不過女人總是被動的，由於男人的愛偷摸，女人爲使男人滿足，不得不更加遮掩起來，我相信中國人的小脚狂，就是從愛偷摸愛遮掩而起的，女的越是千裹萬纏的祕密起來，男的越是千方百計的要神奇起來，女的因爲男的覺得神奇，便更加密祕起來了。正如，我們的色情詩人的詩詞便大都如此：如寫美，的肚皮，單是白蘿蘿的一堆肉便無趣味，一定要說：「覆着紅兜，圍成寶縫。」；寫美人的臍，直看一個肉的窟窿眞乏味得很，一定要說：「怕春風侵入，素手嘗封」，這才表示周到憐惜之意；寫美人的一對奶子，也一定要說：「有纖襟一抹，即是紅牆。」或是說：「頻捻紅抹，似有仍無。」，如其素描出來，便不像一位閨中美女而要像一個哺乳爲業的乳娘了。我們的詩人眞够味，你如其直截痛快的教他做美人沐浴的詩，這似乎是一個眞不二價的難題了，你算得意吧，我們的詩人却會不慌不忙的寫道：「瑣窗嚴密無窺處，時聽香羅蘸水聲。」切實的賞鑒，不是比不上「以耳代目」來得掛味麼？

孟姜女爲了捲起衣袖露出了臂膀向荷花池裏去撩起一把掉下去的扇子，被范喜良看見，便非嫁他爲婦不可，這大概孟姜女對於遮掩工夫的不注意，以致露出了弱點，失却了神祕，不得不由范喜良來收拾殘局了。我相信美國的肉感影片以及以肉感爲號召的電影廣告，在中國的成效並未到頂點，不然就不必以十六歲以下的孩子不許入內來做無形廣告買野人頭了。我相信涵美先生的金瓶梅畫光宇先生的民間情歌畫，如其能够攝成影畫，一定能打倒肉感的外片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許多男女不得同校，男女不得同泳，男女不得同坐，男女不得同行，男女不得同食的禁令，何嘗不是一種好現象呢？這才是求眞正懂得中國味的老前輩所說不出的，因此也許從此可以產生更美麗的文學藝術的吧。那般野的裸體運動家，不就如此主張麼？「男女兩性之衣服，大要皆爲取悅異方而然，婦女爲尤甚，若赤裸裸的與男界接近，一切嬌羞獻媚之作態，自無所用其技。若共同裸體，共爲空氣中之生活，此時無論何人，只有天眞之態，絕無弄媚之容。……余曾於某歲見一工於獻媚之婦人，於男女共同裸聚時，彼則不去衣服，珠翠盈頭，脂粉如故，蓋男子當與若干之裸婦羣居，忽有一衣服麗都故作儀態之婦人側於其間，此婦反可引起男子注意。」

這樣看來，主張那個，那個的人，正是爲我們青年幸福設想而如此的呢？

中國的男女大約將永遠生活在偷摸遮掩中方才有趣，預料梅蘭芳將排演「偷香記」，某書局將預告出版「竊玉叢書，」某畫報出「仇十洲特刊」，某考據家發現西廂記原本，張君瑞因牆的高度較近刊本高出三丈，當時並不會跳過，所以原本比今本偉大萬倍，跳過去，係無賴者所改竄也。××部立刻贈發現者以經學博士學位並通令一體改正云。



進化的金屋　　汪子美作

操衣

笑石

（一）

汪二少的態度是委婉的，因為他又求着人了。

『你聽，你聽着！我另從頭講。』

『老二，你先別打岔，等我說完了你再……』汪大少緊拍着桌子臉上可是挺寧靜的樣。

『老二，你知道咱的家事，是光撐着一個門面，實在情形是提不得的……』

『這個我都明白！』汪二少臉上略微出了一絲的怒容，但趕緊又收回去了。用手搔着頭皮，屁股沒有坐穩當，放出一團的恭維。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你得瞧明白，這裏咱家裏一個仔也沒法往外拿，大清早老王去買菜是用了你嫂子的春項。真的，大孩子不指個錢來是沒了化的呢！』說着，汪大少嘆了一口氣，臉上緊張起來。

『這回不是我特為要錢化，是小大子小二子做衣裳……』

還沒說完，大太太一步邁進門檻：『不是幽做過衣裳嗎？』

汪二少把緊張的臉放鬆了，平下了氣。他瞧到坐着的汪大少和欲停又想走的大太太的神氣是同樣的，於是乎不做聲了。

大太太走進裏間屋去進門時還向汪大少縐了縐眉峯。

汪二少低下了頭。汪大少望着屋頂。不說話是不成的，汪二少首先說，低了聲：『大哥！』

那個把眼皮睜了睜。

『今回你得明白不是我要胡化，是兩個孩子做操衣。』

『那嗎？』

『操衣！不是去年做過的麼？大太太又揪起門簾，將頭伸出半個來。

『小了！顏色不一樣！』

『小了，顏色不一樣，』大太太把頭抽回去。汪大少也怪煩的了。汪二少又停住話彆算着。

誰叫汪二少沒們好親戚來，丈人是抗勵的，人家汪大爺多強，大太太的爸是衙門裏的官，不，是給衙門裏的官挺好的，有那末些錢。

『媽的，咱沒攤個好丈人家。』沒說出來。

『這麼着吧？』嚇了汪二少一跳。怪驚奇地問：『怎末』？

『我先到外面借借看！』

『好了！』汪二少却沒想到是汪大少是被他纏煩了出去避避他的計劃。

『怎嗎？又要出去，可是沒有事，成天胡調啦！』大太太撇起嗓子喊，是發怒了。

『一霎就回來！』汪大少解釋着。

（二）

『媽，老師說來，再不做，要開除……』兄弟倆一塊說。

『麼，』汪二少奶奶早摸清還是那個事：做操衣。怎的，你爸一個仔也沒有，還想什麼。

於是只有裝了傻，再不熱念了，就嚷，（註：就是黑的意思，山東方言。）就摟，反正沒有麼好辦法。

『做操衣，不做開除：』却是大孩子嚷的。

『做操衣，不！開除！』二孩子也挺怪急的慌。

『做你娘那個比，開除就開除。不上倒好，省的化錢打洋盤，一個麼也學不了……』

沒說完急的大孩子哭起來。他知道失望了。過會，二孩子也隨着哭了。

媽更急的慌。——

『怎麼？拿哭來降人？沒見上的學在那裏，化的這錢那錢倒不少，趁早別上這個學！』氣憤憤地說着。他兄弟倆也更氣憤憤地哭鬧。

於是兩個人脊梁上捱了兩條帚。哭的倒更有勁了，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到這裏爹走進來。

『放了學也不吃飯，又哭的麼？』爸爸的神情很難看，嗓子比往常又楼了些。

兩個孩子抽抽打打哭的前勁不接後勁。

『為着麼呀？』爹那張難看的臉朝向媽，媽白瞪着眼，氣色很難看的，叫爸就着心。不知到底是為着麼。

『為着麼呵？ 們娘兒三（音Sa）……』媽急的哭出聲來。

這一來：愈叫爹摸不着頭腳了。爹進幾步走到兩個孩子跟前：『為着麼，你娘這樣！』氣色是再難看沒有了，嗓子高了，並且尖銳的嚇，那勁兒簡直想吃人似的。

兩個孩子嚇了氣不做聲，漸漸的哭聲止住了。

『為麼？說！』爹指着兩個孩子。

沒有做聲。每個頭上捱了一巴掌，就又哭起來：『不給俺們做操衣，老師……說來……開除……同……學……還笑話……人……』大孩子連哭帶說。

（三）

這天午飯時，兩個孩子各個捎來封信。學校裏給家長的信。

汪二少接過來看：

逕啓者，本學校為實行清潔運動起見，服裝須一律整齊，奈學生汪文海素日骯髒，亦不做操衣，擾亂校規，似此等學生，應即除名，以儆傚尤，此致

貴家長台鑒

××省立高級小學校啓

×月×日

汪二少納悶的很，將手中借來的一塊銀元掉在地上。吃驚的問：『怎末，開除了麼？』

『誰叫不給做操衣來……』兩個孩埋怨着，張開了大嘴哭。

媽端了一洗臉盆衣裳走了進來，見到這情形，尤其是爹的楞樣，很奇怪：『怎末着？』

『開除了！』嚇了媽一大跳。

『俺說還是不上這個學，上的什麼勁兒，成天價求爺爺告奶奶的……』媽氣憤的說。爺眼裏含了一包淚。



開發的原始

王嶠寄自河北勝芳鎮

魅力圈

光宜

曹教授：

今天大上海在開 Shirley Temple 的片子，我想一定很好的，你肯陪我去看嗎？我在戲院門口等你，下午五時，別忘記！我還有些話要向你說呢。

星六下午

你的蘿茜

曹教授剛從希臘文學班上散課，踏進教員休息室，無意中在那本厚厚的Outiin of Greek Literature 教本裏，發現一張緋色的布紋信箋，字跡是寫得那麼地纖小可愛。他慢慢地把牠展開來讀着，於是從嘴唇上就浮上了笑容。但是隔了一會兒。驚懼又把他墮入深淵裏去了。

曹教授從劍橋得了學位，回到中國以後，就在這大學文學院教授希臘文字，像古寺裏坐關的老僧一般，他從來對於女人不發生幻想，也沒有做過羅曼的克底夢，要是有人說他一定做過的話，那麼他只有在研究希臘文學的時候，偶而對於希臘的女詩人曾經發生過一些憧憬罷了。

但是邱辟特却看中了他，她覺得這位教授太可憐了，於是就把箭輕輕的向他射了一下。

以前他上課的時候，從來就不向學生們看的，老是把眼望着教本，專心的講授，現在可不同了，只要能夠提住機會，他從來沒有把牠隨便的放掉的—譬如像咳嗽聲，或者風打着門窗的聲音，有的時候，當兩種聲音碰巧一齊來的時候，他簡直不知道往那邊去看纔好呢。

從這許多女同學中，他覺得最合自己意思的要算蘇茜這位姑娘了，她是個南國的女兒，不但生長得好看，并且對於文學也有着相當的研究。

今天教授接到她的短簡以後，心頭裏充滿着快樂和驚懼，於是匆匆的拿了皮包，就乘了那輛新購的流線型雪佛蘭轎車向西藏路開去。

他到大上海戲院門口的時候，第一場還沒有散，門口擠滿了人，好容易纔把她找着了，於是挽着她，他們倆跨上了樓梯。

眞的，教授是一些也沒有心看映畫，他不知道她要對她說些什麼話？假如她說：『我不會愛你了，』那麼曹教授這一次不是白白地完了麼？他幾次想把嘴唇張開來講，可是他太沒有勇氣，她也不和他講什麼，只是望着連續的畫面發笑，教授的神經這時候眞有些迷離起來了。

『蘿茜，明天是星期日，我想我們應當到郊外去呼吸些新鮮空氣，高興到麗娃麗妲去划船嗎？』他只能把這些話來說了。

『好的，我們明天再說罷。』說完這句話她重新又把注意力放到映畫上去了。

教授這時候可有些驚懼起來了，他覺得過去一些也沒有得罪她，她為什麼要這樣的開他玩笑？是不是他這樣的熱誠還換不到她的愛憐嗎？

電影散場的時候，已經很遲了，他們倆坐在車子裏，悶悶的，也不講什麼，教授把她送回家以後，說了聲：『明天再見！』就垂頭偽氣似地回到家裏去了。

一到家後，他把帽子用力的在長沙發上一擲，他開始呪咀女人了，他覺得這世界上男子到處受女人的欺騙，他覺得自己也就是其中的一個，為什麼不把這個惡夢快些結束了呢？

第二天早晨，教授還沒有起身。她就來了，今天她穿的是短的西裝，更其顯得婀娜了，這時候教授的心有些動搖，他覺得自己昨晚的態度是太可笑了，『女人終究是可愛的呀！』他輕輕的這樣說了。

—為什麼這時候還不起身呢？昨天不是說要上麗娃麗妲划船嗎？

—因為昨晚多看了些書，睡遲了，今天早晨就起不早了，上麗娃麗妲嗎？我想不去了，天似乎有些冷，在這兒坐坐不好嗎？你說有話……！

—什麼？

—你不是說有話要向我講嗎？為什麼老是不說呀！

女舍監：這些東西是那裏拿出來的？

女雜役：除了女宿舍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呀！

響覺非作

—是的，我倒忘了，好的，等一會兒再說吧。

—請你快講吧，我幾乎要給你急死了，我的蘿茜！

—為什麼要催我講呢？你一定要我講嗎？好，我告訴你：我說我將要在下星期訂婚了。

—訂婚？和誰呀

帶着顫慄的音調，從教授的嘴裏迸出了這句話。

—和誰？是不是？到那時候你是一定會知道的。

—無論如何，請你告訴聲我，好嗎？

—為什麼一定要告訴你呢？反正也是像你這麼一個男人罷了。

教授還不能夠明白這句話的意義，一直到他的面孔變了色，話說不出為止，她方纔告訴他，說她的對象就是他自己。

天氣好像也暖和起來了，不再像剛纔教授覺得那樣地冷了，他自以為是這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世界上的萬物都是為了他而設的　他匆匆地挽着她的手臂上麗娃麗妲去。

當天晚上，他做了不少甜蜜的夢，他夢見和她結婚了，人家都帶着羨慕的眼光瞧着他們，他快樂得把自己笑醒了。

第二天早晨，他正想到學校裏去上課，從僕人手裏收到了蘿茜給他的一封信：

曹教授：

昨天玩得夠累了吧，今天可以來上課嗎？我盼望你能夠來這兒呢。

對不起，昨天我做了一件抱歉的事，實在也是很有趣的，我昨天不是對你講要在下星期和你訂婚嗎？你聽了一定很高興罷，不過你大概總知道昨天是什麼日子，昨天不是愚人節嗎？這一天，天大的事都可以騙人的呀，那麼讓你扮一次丑角，大家笑笑，不是也很有趣的一件事嗎？

至於眞的要談到婚姻方面的問題，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考慮過呢。

千萬原諒，等會兒再見！

星一晨七時

你的蘿茜

做了公務員以後

黃陸犢

大凡做「以后」的文章，無疑的是追述以往。我與「公務員」這名辭發生關係，有生以來這是第一遭。頭天到差，庶務科免費贈我以證章一枚。

關於證章的威風，足值述者很多。以前提丘八爺三字，有如冷水向頭上澆，如今大不相同，赫赫省府衛隊，誰不是雄糾糾地大個兒，還向我立正敬禮，常來出入之際，也許我交了好運。

除了敬禮以外，有次在朋友家炒麻醬，傢伙鑲子使得太熱鬧急促而鏗鏘，驚醒了門外站崗，這下子可糟了，拍門進來的大爺總共二位，一度強蠻的交涉，嫌他倆還加上我一條六法以外的新條文，說新運動不准炒麻醬。咬穩牙根要罰款廿隻，並且强迫帶進局裏去領撈什子違警罰款收條。禍既闖大該想個法子平平這風波，四人中算我玲瓏，瞪了一下眼，以振軍威而飭陣容，開口便說：「新運動不能炒麻醬嗎？我們純粹娛樂，並非賭錢，講新運動我比你早，先看你自己的領章就扣歪了，我們是喫公事飯的，誰不知道服從新運動。」可是總說不通這兩隻牛。

再用軟的，慢慢地使我衣襟角上的「活寶貝」翻個正面。繼續的對他說：「朋友，都是喫公事飯的，場面上人有時也該馬虎，別的不說，××廳長家的二四麻醬誰不知道是整天價響。貴局長連同弟兄們排着陣兒去，敢抓半個不？多事不如少事，在這年頭有勞二位，兄弟請你們吸根把香煙。」從桌底下伸出中指與食指鉗着一張五元交涌鈔。

他們也很懂禮貌：「啊，莫怪，你老先生在××廳辦公的？得罪，吵了你老的興緻。」脫帽鞠躬而退。

啥東西，圓牌兒做了出入證，還幹個「保鑣」的兼差，我不禁暗笑，翹起一個大姆指。

再談便要談點關於辦公室裏的景象。打油詩一首計百十二字。

一個名字天天畫，簽到簿上如綉花。
辦公椅上安心坐，且待革職就滾瓜。
呈令簽呇外加批，倚馬可待誰能比。
隨手揮成聞又來，那管家中油鹽米。
閒談資料×街花，辦公桌上接電話。
惶恐考勤生障礙，報紙香煙一碗茶。

醫師（衛生檢查團）：這幾個小孩子看上去都是營養不足，恐怕很難長成；你們爲父母的，也得多費些心思，把富於資養料的食物多買些來供養兒女才合道理。

林滇民寄自九龍

到月領餉心花開，二四麻醬炒起來。

不怕警察手耳長，護身銅牌得解災。

蓋每日未開始工作以前之工作，就是簽到，每日晨午兩次，缺一不可，簽到雖小節，公務員未有不視若黃金者，午睡不醒，尤以春夏最易患之，過了簽到法定時間，那末就曠職。於是如喪考妣（事有不盡然者自家人當然例外。）

鎮日無事可做　也必須安心靜坐，不可越雷池半步，反是，擅離職守的罪名給你當。且公務員多混混之流，亦樂於這類生活，靜坐可養性怡情，也合乎攝生之道。上行平行下行三種習之嫻熟，揮筆便完篇，倚馬可待的獎語，不謂過矣。若例行之文稿「呈悉此令附件存」七枚大字，又何須倚馬呢？一日七鐘半，那有許多公事辦，所以閒比忙多。

談完辦公室，再談談公務員的本身吧。吹拍之術，如天地之不可分開，像夫妻之不可拆離，吹者必善於拍，拍者必善於吹。兩者前呼後應，相彰以成蔚然之大觀。論其臉色亦可別成「上行」「平行」「下行」三等，謂何上行之臉？上行之臉作嬉笑，伈伈俔俔作乞憐之貌，戰戰兢兢裝卑賤之容，不管事之情理有無，多說幾句「是的」，上司會生憐才之心，就有辦法。比如上司說：「電燈的發明者是牛頓。」你必須接着說：「是的，世界版的科學史ABC會有一段詳實的記載。是的，是的。」倘使上司談到現在禁烟頗可樂觀。那末你非隨着響應不可，「是的，四年後就可禁絕，土販失業，煙館倒閉。」

陽春陰遂

沈寶輝作

何謂平行之臉？用於平行者首宜親善倘和藹，齊重連絡感情，其目的在求互相隱惡揚善，各懷鬼胎那是弦外之音。

何謂下行的臉？官場重視等級，輒個朋友先查履歷，是否同等？若比吾低，談言間不妨多用幾套訓令式。

若論談吐理合善變，中的而發，什麼眼穿什麼針，如斯堪稱幹才。過着教育出身的千萬不可妄談教育制度不良。碰到三考出身的忌論桐城派十三經。看他是黃浦同志，絕對不可放口罵軍人。如此既可藏拙又不至於露馬脚，而不風調雨順者未之有也。

禮尚往來古已有之，詩有「投我以木瓜」之章，想見饋贈之道古有明訓，我輩豈可藐視？故公務員送禮值得當褲子。但送禮必賴原由，務空槍顏面悠關。得之矣！上司有誕生日，太上司有六秩大慶，人丁興旺八口之家本很多。輪流贈送外加年節起碼有頭二十幾回。

企盼飛黃騰達者先得屈節報效上司的隨從，查出生年日月，記它一筆賬，射箭有了靶眼金華龍井可源源相送，多多益善　但要投其　好則事半功倍矣。喜金石的送他金華，喜黃白物的送他「八大山人」有損無益。寡人有疾之徒送他院長親書十誡，並不對口味，公式甚多礙難畢備。這須憑各人的領悟能率耳。

我每每因演說辭中得到的警語，如廉潔，不要貪污等等，骨子裏常有天曉得，說歸說，做歸做，言行本來不是一致的。比如做官到簡任，總算登峯造極，薪水每月六百，十元一張的紙鈔，又經得幾數？可是事實全非如此，造別墅的大興土木，自備汽車是兩輛以上的一九三六年的流線式。廉潔這筆賬有鐵算盤也數不清。

一年來，眼看潮漲與潮落，精神衰弱的我，每因刺激而患失眠症。初歷其境，當然聽不順看不慣，久而習之始安。比如初來時，聽着連珠砲似的「是的，是的，」我以為是沒有出息。

我想，做官未必有益於老百姓，倒不如手揑竹帚一把作清道夫，却結實有利於民衆的幸福。

屬文至此，正是文思暢快之時，不提防妻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帷見我伏案作文，乃曰：

「平，還不睡，明天難道是星期嗎？不去辦公麼？寫什麼文章又賣不出錢，枉費心血，一打散拿吐瑾都不够這遲睡的消耗，快來睡覺。」

「不要噪，還早哩，二點缺一刻，文章不是賣錢的，替人家爭氣的。」

「讓你寫一晚到天亮，看你明天能辦不辦公？」

「好，就睡。」長衫一脫上床，妻還罵我：「明天簽不簽到？死鬼！」

銀禧在香港



老紀寄自廣州

五月六日轟動省（即廣州）港的慶祝銀禧已經過去了——一般的華人這樣踴躍的花費了一千幾百萬有用的金錢；所得的是什麼？大概就是博得幾個賜給所謂華人紳士幾個銀禧章吧——

（一）太平紳士慶祝忙。

（二）銀禧下的犧牲者：（1）被擠墮海（2）汽車輾傷（3）受熱暈倒（4）舞龍中血。

（三）粵人損失四百萬元，蓋由省會往港看熱鬧者約有四十萬，每人用費十元計算，總數便已如此。（路程有二：一由省港輪船，一由廣九鐵路）

（四）劣貨暢銷（劣貨在港大賤特賤，貪圖便宜乘機大購特賺，此次即平添幾十萬顧客）。

（五）私梟活動（港貨價比廣州相差幾倍，平時查緝頗嚴，此次搭客突然增加，緝私者未免疏忽，於是私梟膽大大肆活動）。

（六）究竟這筆慶祝費那裏來的呢？當然由勞動者血汗裏滴出來的了——

古城拊掌集

葉淺予作


叫驢


熱河喇嘛


北海所見蒙古人


雍和宮喇嘛



吉祥園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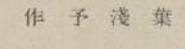
隆福寺所見老旗婦

吉祥戲院跑龍套

兗州[illegible][illegible]戲看客

萬牲園欒鹿

[illegible]壽臣



古城拊掌集

葉淺予作



卅驢



熱河喇嘛



北海所見蒙古人



雍和宮喇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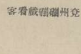


吉祥園伶人

隆福寺所見老旗婦

吉祥戲院跑龍套





兗州磞磞戲看客





萬牲園麋鹿

壽臣



××銀行公演人體美
酬答存戶
敝行爲酬答存戶之雅意，特假座
××俱樂部表演人體藝術，凡存
洋廿元以上者，每週贈劵一紙，
得免費入座欣賞各種人體藝術。
TO-DAY
儲蓄部獨創優待
條例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
收受小額定期儲蓄，開
辦伊始，優待存戶，特
聘美麗女子多位 凡存
洋五元者，贈送接吻一
次，多則類推，幸勿交
臂失之。

我所損失的一塊錢

Stephen Leacock 原著
王敦慶 譯

我的朋友托德欠了我一塊錢。他已經欠了我十二個月，我恐怕他打算還給我的希望少得很。無論什麼時候我們一見面，我就覺得他已經忘記他自己欠過我一塊錢。他一碰着我老是像平常一樣現出客客氣氣的親密的樣子。我那一塊錢不消說已沒有放在他的心頭上了。我也明白絕對不會討得轉來的。

反是，我自己却知道托德欠了我一塊錢，我這一生一世都不會忘記的。我不曉得別人心理如何；但假如任何人向我借了一塊錢，我是要將這印象帶入墳墓裏去的。

讓我把這回事是怎樣發生的敍述一下吧！托德於去年四月八日（我把年月日一齊寫出來的緣由，就是以爲這篇文章托德也許有過目的機會）剛要到卜摩達地方去的時候，就借了那一塊洋。他須要一塊零碎錢付汽車費；於是我便借給他。這事情發生得很簡單而且很自然；過後我纔覺得，他祇說：『拿塊錢給我，好不好？』隨着我也說：『當然可以，一塊錢够不够呢？』當時我相信，我的確相信，他會還那一塊錢的。

他從卜摩達地方的漢彌爾登寄了一封短箋給我。我以爲一拆開必然有一塊錢在裏面。那曉得並沒有。他祇說氣候幾乎熱到100度。這數字到把我弄得恍惚了一會兒。

過了三星期托德便轉來了。我還到車站上去接他——並不是爲了那一塊錢的緣故，而的確是因爲我尊重他。我想離別了三星期以後的他，假如看見有一個人在月台上來歡迎，必定很高興。我對他說：『坐部出差汽車到俱樂部去吧。』然而他却說：『不必吧！我們一同走去好了。』

漏落

劉田則作

當晚我們便一同在俱樂部裏消遣，談談關於卜摩達的事情。我那時也想到我借給他的那一塊錢，不過沒有說出來。就是無論何人也難於啓齒。我問他卜摩達地方用的是那一種錢幣，並且問他美國錢可否十足通用（我把美國錢這三個字特地說得響點），但是我還覺得很難啓齒來索還那一塊錢。

久而久之（因爲托德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我那俱樂部來）我察覺他把那一塊錢完完全全地忘却了。有天我問他上次旅行耗費幾何，他回答我說沒有記賬。隨後我又問他旅行之後想必可以不復流浪了，他又說上次的旅行老早已忘記得一干二淨。所以我明白大勢去矣。

這些事情我對於托德都沒有仇恨。我僅僅把他加入曾經欠過我一塊錢而忘記還我的人名錄中去就算數。到如今在那張名單上像這樣的人畢竟也沒有幾個。總之我並不想怎樣對付他們，我祇希望怎樣可以使我自己忘記。

我隨時都能碰得見托德。大前天晚上，我又在筵席上遇着他。他還是毫無顧忌地高談闊論，談到波蘭。他說波蘭從來沒有償還過分文的國債。讀者諸君你想他說得出這種話，難道他還記不起他所欠我的一塊錢嗎？似乎不會的吧！

當其時間或有一種思想——一種非常苦痛的思想——開始在我心頭上縈繞。就是：若果托德欠過我一塊錢而忘却了，那是可能的，當然在理論上是可能的；那嗎，我也欠過別人的錢而忘記得干干淨淨。我也有一張債權人的題名錄可以寫出來。我愈想愈不高興，不消說我祇要一時忘記了還人家一塊錢，在我未踏入墳墓以前，我永遠也是不會還給人家的。

假若我有債主，也請他們通知一聲。當然不能一齊起來討債，人數也要有限制，最好挨着百家姓上的次序來，那嗎，我立刻就可以把他們的尊姓大名寫在紙上。不過在賭樸克的桌子上零零碎碎地借過塊把錢給我的人；和上個月我在地答羅的體育會裏借三角錢給我付蘇打水賬的人，當然不能列這張名單上（老實說，我也不打主意還）。我隨時都覺得乘車經過加拿大邊界而累得不得了的時候，蘇打水眞正是再好沒有的東西，而且那位曾經墊過三角錢的朋友，的的確確曉得我已銘感五中。然而若果在我動身到卜摩達去的時候，我向任何人借過一塊錢付給出差汽車，那我却要還償的。

再進一層地說，我打算要提倡一種大規模的運動——一種『復興誠實的運動』，俾能把那些在金錢順手的時候零

零碎碎借來借去的一塊又一塊的錢都慣還淸楚。大家都應記牢：最偉大的民族是完全建設在『誠實』那個磐石上面的。

末了，我可不可以特別地請求讀者諸君千萬不可把這篇文章隨隨便便地放在蒙脫里爾的大學俱樂部裏面呢？緣於在那兒或許這篇東西會被托德少佐偷看去的。

借一根火柴

讀者諸君或許以爲在街頭上向別人借一根火柴是容易的事情。可是有過這樣嘗試的任何人却會告訴你們事情並沒有這樣便當，而且對於我前晚所體驗的事情，誰也會要替我賭咒發愿地說是千眞萬確的。

都市裏的公墓　申屠政作

我正噙着一枝沒有點燃的雪茄站在街頭上的一個轉角上。我沒有帶火柴。我等着一個衣冠楚楚的尋常樣子的人走上前來，我於是便開口：——

『先生，對不起，可不可以賞個面子，借根火柴給我呢？』

『先生，你要根火柴麼？當然可以。』於是他解開大衣，伸手到自己背心的荷包裏面去了。他接着又說：『我記得我的確有一根火柴，可是並沒有在下面這荷包裏。我可以賭咒—噁，等一會兒吧，然而我想或許在上面這荷包裏—再等一會兒吧，讓我把包裹放在步道上再找吧。』

『噢，不必麻煩了。』我說，『找不到的確不要緊。』

『噢，一點兒也不麻煩，一分鐘以內就可找得到，我明明白白記得有一根火柴放在什麼地方的。』——他一面講，一面又把手指伸入荷包裏去摸索——『可是我尋常並不把它放在背心的……』

我看此人慢慢地找得煩燥起來了；我便阻擋他說：

『你尋常既然沒有把它放在背心的……那也並不要緊。』

『啊！等一會兒，等…等…一會兒。』此人又說：『我身邊不曉得什麼地方總放得有這倒霉的東西的。嗯，我想一定放在錶一起。不，也不會放在一起。請你等多一會兒吧，我再找一找衣裳裏面看。我祇希望那王八蛋裁縫聰明一點，能够做個便當摸的荷包就好了！』

他當時更加興奮起來了。把手杖也丟在地上，咬緊牙齒在荷包裏摸，他還咒駡：『這一定是我那不肖的小犬在我荷包裏尋過開心的結果。天哪！我回家去一定要敲他一頓。喂，我和你賭一個東道吧，一定在我屁股袋裏。請你把我後面的衣裳拉起來一會兒。讓我……』

『不必了！不必了！』我又阻擋他一次，『請你不要多麻煩吧，的確不要緊，先生你不必把大衣脫下，啊！請你也不必把信扎等物都抛在雪裏面，更不必把所有的荷包一齊扯翻出來。請先生的尊足不要踏在大衣和包裹上，鄙人一聽得先生用那種如泣如訴的音調咒駡令郎，的確難過。不……請你不必這樣兇猛地扯衣裳。』

忽然間此人與高采烈地一叫，便從衣裳的夾裏裏面把手伸出來，說道：『我找到了！這不是嗎？』於是他拿到有亮光的地方一看。

原來是一根牙籤。

我當時被那一刹那的衝動所克服了，便把他推到電車輪下去，自己就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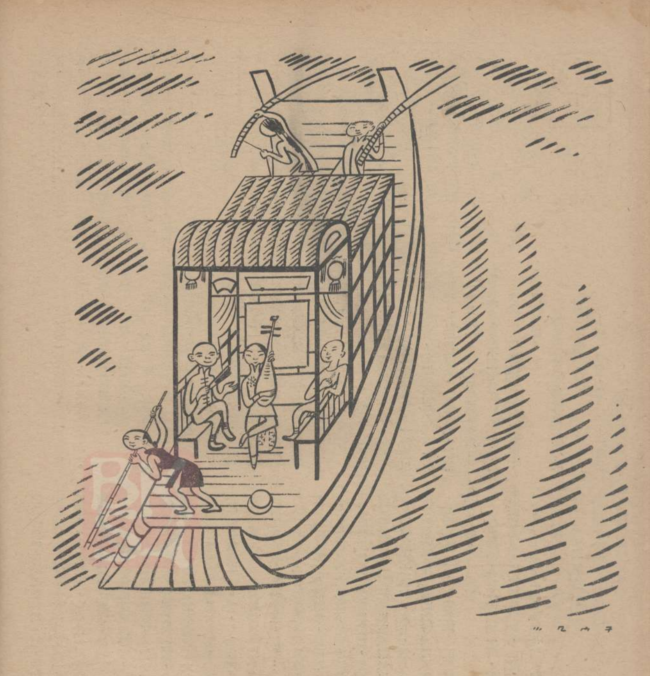
男：你不要嫌我年老，你實在應該嫁一個五十歲的男子纔好隨時隨地保護你。

女：與其嫁個五十歲的，不如嫁兩個二十五歲的，那麼左輔右弼，不是保護得更週到了嗎？

丁深作

（關於原作者）

Stephen Leacock 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卅日生於英格蘭，在加拿大消磨了他的童年，當然他是道地的英國人。但是美國人却承認他是美國幽默文學家，其理由就是：在先前 Leacock 的讀者大半是美國人；因此 J. L. French 所編輯的『六十年來的美國幽默文學』也把他的作品搜集在裏面，還說他是美利堅文學的主要成份。如今他的東西已被國際間了解幽默文學的人所愛好，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 Mark Twain，他是加拿大蒙脫里爾州的麥克季爾大學的政治經濟教授，大家因此都奇怪，他怎樣能抽得出空閒來寫作十幾部『尋開心』的作品，而且每年必有一部新書增加在他的出版年表裏面。『我所損失的一塊錢』是從他 1922 年出版的 Over the Footlights and Other Fancies 裏面譯出的，『借一根火柴』是1924年的 Literary Lapses 中翻來的。這並不是他的代表作，完全是因爲它們的篇幅短，適於『時漫』登載。



一個姐兒矮矮個，
挑擔水桶下大河；
清水不挑挑渾水，
平路不走爬上坡，
問聲姐兒想那個？

新打大船出大蕩，
大蕩河裏好風光；
船要風光雙支櫓，
姐要風光結識兩個郎·


民間情歌

斯文也集

徬徨

（一）書獃子

有某生，固書呆子也！一天，其家忽然起火；他的父親叫他去向叔借梯，藉以高處潑水。生乃詣其叔處，雙膝跪下而言曰：「叔父大人尊前，敬稟者，寒門不幸，慘遭回祿之災！敢借長梯，以救燃眉之急……」殊其叔乃一個目不識丁的瞎子，相向愕然，而生又說：「叔父大人尊前，敬稟者，寒門……」如此者數次，其叔氣極，後知其詳，急取梯救火。時其屋已燒去大半，木椽變爲黑炭，書呆子大聲曰：「嗚呼？此秦漢以來，未有如此之長炭（諧嘆）者也！」其父即以救火器具擊之，爲燒焦木椽所阻，未及中，生又大聲呼曰：「若非長炭（諧嘆）吾命休矣！……」

看殺頭

華君武作

（二）之乎者也

某生：不但作文喜用之乎者也，且談笑亦喜用之。惟多不通，一日，其父晝寢，生過而言曰：「睡之」其父固未睡，知其又用之乎者也，所以假睡，以觀其末，生繼曰：「莫非病乎」？又續曰：「一似死者」，其父憤絕，以皮枕擊之，未中，生又曰：「險也」！其父因生此次所用「之乎者也」無不通處，不禁苦笑。

（三）妙狀

有一個讀書的人；在一個夜裏，被賊所打，呈請當局嚴拿究辦！文中有：「疇昔之夜，生方夜讀，忽聞狗吠之聲，起於屋側，生持燈而出，龍頭而高視之，虎腰而低窺之，見隔溝有一賊焉！手持一鈎，賊頭賊腦，鬼神鬼相！方以隔溝之鈎以勾隔溝之狗，生喝之。其竟敢以隔溝勾狗之鈎而勾隔溝之生：夫以隔溝之鈎以勾隔溝之狗且不可，何況以隔溝勾狗之鈎以勾隔溝之生可乎？…」



糧食入口與餓狗

魯少飛作

(一)陶密哀「法官的肚皮」(註：一個大肚皮是在畫面上顯示出，但無數個大肚皮不顯而出。)

法國十九世紀的漫畫

張若谷

要介紹一世紀的漫畫，就是說要談一百年中法國漫畫界的情形，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題目吓！其重量眞不亞於一百公斤的負擔。不錯，照字源方面說起來，漫畫原來是具有負擔的意味。因爲法文中的CARICATURE漫畫或諷刺畫這一個字，蛻化自意大利文 CARICARE 一字 譯義卽作負擔解釋。若使你不信，請揭開無論那一種法文字典，檢査 CARICATURE 這一個字，牠除了解作「漫畫」一義之外，還和「負擔」一字是同義的。

從表面看來，「漫畫」與「負擔」這兩個字，彼此似乎毫沒有發生關係的可能性，但是，若使想到德國哲學家康德對於動怒這個感情所下的定義。他說：「爲什麼緣故我們要動怒，要感到不快呢？當我們每次生氣，感覺不平時，無非覺得人家做錯了事。人家做錯了事而由我們去替他負擔責任 這就是生氣的原因。」這樣一想，我們自然可以找到一種勉強的解說：一般畫家，因爲看見人世間種種的矛盾缺陷和一切可笑的現象，他們心中常爲不平，便借筆紙發揮他們不快的感情，把世間人物都畫成極可笑的樣兒。換一句說，就是社會人士做錯了事，而要由漫畫家們自告奮勇，替代他人負擔一切錯誤過失的責任。



(二)韋佩爲十九世紀法國漫畫祖師之一，此畫題爲「拔牙齒」，其旁爲擊鼓者，卽江湖醫生之哄騙手段。

一九三二年，在法京巴黎舉行過一次叫做「一世紀」漫畫」展覽會。會場中所陳設的多半是十九世紀法國諷刺畫家的作品。這一次展覽會，並不得到多大的成功，因爲要展覽一世紀或一世紀半的漫畫，不是嫌太多便是嫌太少。這一個展覽會還勉強可以使參觀者，在雪崩一般的畫品中，瞥見諸位漫畫祖師，例如陶密哀 Daumier，毛尼愛 Monnier，茄槐尼 Gavarni，福倫 Forain，陸蘭德 Lautrec，費蘭德 Willette，韋佩Veber 等的遺作。最可惋惜的，就是



（三）陶密哀作「紀查像」

有許多第二三流的粗製濫造的東西，却像微生毒菌一般地蔓延繁殖在會場的四週，反使優秀的作品受到莫大的損害。

在嘉夏 Carjat 那達 Nadar 各漫畫家作品正流行着的時候，所謂人物的漫畫，無非是把一個巨大的頭廓，或聳蹙歪嘴的臉孔，裝在一個細瘦的身體上，即俗稱的滑稽畫。這種幼稚的取巧，已經足以使我們的老祖父看了打哈哈。這種誇張的畫法後來常見用於變形的照相術中。在那時期，照相術才發明得不久。嘉夏與那達都是戴着假亂髮像浪漫派油畫家一般的照相師。當時人們還沒有知道利用凹鏡凸鏡，及可以伸長的橡皮人頭。他們的技術，可以說是非常下劣的。他們祇知道模效他人可笑的鬼臉，對於人物身體的姿態是毫不注意的。

在那個時候，唯有陶密哀（一八〇八—一八七九）解脫了那種愚騃的陳法。試看他所畫的「紀查像」Guizot（法國歷史家兼政治家一七八七—一八七四）眞是多麼可以歎賞的作品。頭和身體比例相稱，面部上都有顯明的表情線條，那一副愁苦的臉完全可以表現出一個國家大員的神情。人是坐在櫈上的，還不容易觀察他的性格，他的動態，他的舉措，他的特徵或怪相，總之一句，把他看做活的一樣。人家都不注意到許多纖小的部份，頭部和頸窩的角度，在披肩下肩架的弧線，衣褲上的皺紋。但是這一切都給陶密哀洩露無遺了！人家最容易疏忽的人物身體的腹部，陶密哀却在「法官的肚皮」一圖中舉行了一次大肚皮展覽！

陶密哀的出身，並不是一個諷刺畫家，他是一個職業的石印畫匠，年輕時從法國南方外省到巴黎，終日持鉛筆在一家印刷店的石頭上，畫許多滑稽的人物。他祇知道服從主人的命令，他爲了要糊口而做着埋沒他個性的低能工作。但是一回到家裏，他却可以自由發揮他的藝術天才，在他工作之餘所畫的作品，都是眞正藝術的傑作。陶密哀有一個別號，被稱爲「幽默的米蓋安琪兒」。可知他並不是一個庸俗的石印畫匠，他是一個偉大的畫師。可是運命播弄他，使他變成爲一個失敗的諷刺畫家。陶密哀已經死了五十多年了。他的名字和作品，在十九世紀的法國美術史中，無論如何應該佔居一頁的。

（四）頭大身小的滑稽人物畫，曾在法國流行一時，其實是一種取巧而無甚深味的下劣作品。

中宣會圖雜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八五六號



天氣已在警告我們

日來天氣很熱。危險的夏天又到了。中暑中熱。時疫急痧。霍亂吐瀉。頭昏肚痛。都是夏天常見的危症。諸君如要避這危險。務希購備虎標藥！

萬金油

中暑中熱 絞腸痛痧
霍亂吐瀉 時疫急痧
速服此油 立刻告愈

八卦丹

除煩解暑 却病提神
消食避疫 香口生津
暑天常備 可保安寧

虎標永安堂滬行

寧波路(新新公司後面)五九一至五九五號電話九三一五九號

時代漫畫投稿簡約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訂

一、本刊接受外來投稿。

一、關於取材。

甲　凡滑稽諷刺及幽默之漫畫與漫文，皆所歡迎。請注意下列各點

1. 批評人生一切大小問題之精構，及描寫社會各段層生活之製作。
2. 政治漫畫及漫文不得作任何主義上的與反革命的宣傳。
3. 一次終結的連續漫畫。
4. 滑稽的，諷刺的或幽默的獨幕劇。
5. 漫畫不論大小，惟文字字數最宜於編排者爲一千五百字左右，（如質的方面有特殊之精采，量的方面則不受此限制。）

乙　有漫畫性質之照片。

一、本刊歷期來已刊登之作品，請投稿諸君切勿以雷同或相似之題材性質賜寄，並盼另闢新的蹊蹊。

一、來稿以黑白畫爲最佳，如需深淡，則以淡藍墨水塗之，俾易製版。

一、色彩稿先鉤黑白樣，再另附顏色底稿，俾易製版。

一、郵寄稿件過大，如不便拗摺，可用硬紙夾寄或捲寄，較爲妥貼。

一、來稿如不合用，概可退還，請附足退回郵資者，更所感謝。

一、凡稿一經刊載，除由本刊致奉稿費以外，並贈送登刊稿件期份之本刊二冊。

一、稿費：漫畫與照片每幅一元至十元（彩頁另外酌加優酬）文字每千字三元至十元。

一、稿寄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遲延遺誤。

一、規約有未盡善處，得隨時修改之。

本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編輯部已遷移至上海福州路三百號辦公，嗣後凡關編務及投稿等事項請逕寄新址，特此聲明諸希公鑒

時代漫畫

第十八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柒號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　張光宇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	一元
	國外	三元二角	一元六角

寄費在內郵費足實洋代用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內算作國內　澳門作外國算

編輯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廣告價目		
	封底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底裏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封裏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普通	每方吋一元半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時代漫畫
中華民國廿四年
五月大
韻目代日
廿二
小滿
MAY 1935
THURSDAY 星期四